



藝
海
珠
塵

14
1627
58



門 14
號 1627
卷 58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陳鯨 仲魚校

貞蕤彙畧序

朴齊家纂

齊家字修其一字貞蕤朝鮮人官檢書三充國使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其檢書于珣珣啟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錢君既勤繼至既勤克承家學著述甚饒檢書偕同官

早稻田大學
25 10 30
賤 芥

柳君惠風亦閱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
墨濡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嘽
羊管子之文皮甦服說文解字之鮑鮪鱣鯢鮪鮪鮪
鱖鮮鱖鱖遠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散去越
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卽賦詩四
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綯
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橐晷皆其
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泮泮灑
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
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性漸

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
覺興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
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
下從善如流夙知草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
登進之擢緩要職君臣之遇古所罕觀余嘆其何榮若
此蓋嘗二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
中朝好譚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尙多
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
泉涌綺合藻扞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
余固謝不敏適綿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

善海考 二
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
裳西旅而朝鮮古稱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
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
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閒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
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海寧陳鱣敘

六書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
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

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語同
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
何說而爾等可邇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
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
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
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
八象字有六類其製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
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
文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

善海其星 三
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并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

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藁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妬

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予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眎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曰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草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

在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偃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壹而未名蘊而將昧也必犧得之以爲卦倉史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易名其書曰字世儒歛啓妄生分別見讀易者曰老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善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

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而化成昌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大矣哉真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謏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者颺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手稽首曰都嘗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義之所由託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

爲始所以諷說於樞衣之餘講摩於隅坐之間者無
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
官子夏之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之說疾測蠱于蟲
血委妥可通見于姜鼎芹近本一證在周彝徵之于
昔有由來矣烏虜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
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
相榛蕪帖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
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縣縣焉不絕如綫矣如欲
挽回振作賁飾皇猷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
性命之原馳騫六合之外卽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

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
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顧寧人以秦本紀邾邪
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
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
也乳者必有愛育之心故爲愛爲育乳者必孳生故
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
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
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侈
辭別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類之制造

夾漈之畧可按而攷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
意諧聲假借轉注卽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
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蘊而未發者
有引而可伸者許氏輒曰意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
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
從何而來許氏蓋闕如也原其得聲之故卽古人天
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
形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其事而命之爲聲
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
立一聲故也其餘實難更僕按部而求亦自可等四

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揚
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畫一而旣
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
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
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揚說窮矣六
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
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易疏曰借義不借音一
言而蔽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
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
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

自來亦必唯唯否否昧茲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九轉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僅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駁許慎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載東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無霍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以小篆爲霸者包蒙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

霸者邈然若尙忠之世作此論者亦衰世之意乎從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者秦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篆曰蟲書者甄豐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減者也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不行兄弟三人主文三方異矣哉落英茂木之象花草雲霞之變蕭帝之風流山翁之悟解可念也小渚之長舟寒谷之春

三海珍屋
五
筍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
關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索言馬負呈祥龜浮效靈
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芋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
載在緯書皇矣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
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
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
有至辨不能名萬物之蹟於是乎制而象之區以別
之或牘焉而漆或楮焉而墨狀範毫端呈形字表以
之而郵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叩則萬世之響在
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

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
而籀籀而秦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
草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
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
文六書之義幾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習書之家以
二玉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讀字說者以荆公之
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草三刀之州八人之
火信之甚牢七音之賈八音之敦九音之齊十音之
辟解者無人增竹於匪而象離加食爲餼而旨衍書
登梵策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俗學纏糾不

藝海珍屋
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
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尙何言哉嗟乎古書之存者於
今亦罕矣漢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
惟鞞甕柯欂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繼美宜
制禪鐘磬竿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惟
戶扈鄂三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
爲一章者已無面目而相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
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
四十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
李陽冰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

史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
音辨李文伸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篇近代顧氏之
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畧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
藝苑爲醫俗之針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興衰在斯
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
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聖人
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
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數子之
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
回雕蟲之末技返魚雅之淳風真書如立行書如行

而汲冢之簡响屨之碑獵鼓之碣碧落之文可得而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之兄丁伯申之鼎祖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荀馬鬣之鏡荇葉螭紋之鍾可得而考矣其繼往開來紹前烈而詒後謀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良以是也夫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小學之書也以曲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蒼爾雅之訓者豈真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子之說易畧象數而宗義理以救王弼以後老莊之

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爲六藝後儒之往往侵凌以小學把作已物固不滿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舊說與大全集註並行不諱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既承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有義亦必有音書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

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興惟殿下懋哉懋哉
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篤論者稱李楙官品識第一篤行第二博聞彊記
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
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三者哉雖然方楙官之未知
名也泊然窮居手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
之朝廷至設官而處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
氣及其沒而命徵其藁給內帑錢爲剞劂費何其盛也
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茲未足

多焉於是乎懋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懋官周旋三
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畧相似世或有玉前盧後之目
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犁然
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間焉每舉王元美
祭李于鱗云惟子與我開闢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
集中論次交遊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
之墓草宿矣爲之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蓋嘗論之文
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雅不欲以
詞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常自附於
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捍闔之態矜持之容期

於母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
劄記語類則白虎之通論中壘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
急就之功臣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
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隻字單辭大而聯篇
累紙零瑣瑣纏纏罪罪可驚可愛縱橫百出殆欲兼
李君實陳仲醇輩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
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劄
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責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
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
格律精嚴母雷同母武斷以不襲不剽爲歸趣蓋其蓄

之深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訾其密則曰沓拖
怪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
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
開異徑晚宋晚明之間當據一席夫懋官之爲翰林政
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林
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
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
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昌其業悲夫雖然其
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
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與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

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

并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儒臣李東瓊疏批一通頒下者天章爛然宸評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關文依諸文臣自訟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筭之才亦垂對菲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

臣於弱冠微有志尙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寞之濱其鄰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虛名誤擢白衣登朝則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聞其有能言之目也忽於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廁應制之班往往與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歷舉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登壇執耳復聞夫道統之權者予以爲已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會之遠

夷庭實之下陳矣夫布衣者流崛起詞垣樹赤幟於一方以號令天下而薦紳先生靡然從之何況聖人處南面之尊手握文衡親建鼓角揮斥風雲動盪日月奮之以干羽格之以簫韶則庶邦荒服其有不稽顙稱臣虔奉正供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畏綽之深不敢昌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矚然不滓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欲藉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亦何事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邸報中繇綸伏而讀

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訾警臣文爲明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禰八家自以爲能者實有所未遑焉過此以往勦說纖人之詞篤信戲子之木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藁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制之作爲不台

書海珍塵
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墨昭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
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魯酒薄而邯鄲圍者歟臣
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千里不同之俗鮮有超然
聳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
無訟愆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
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墜而
伏讀閣關敷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三焉學之未
至固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譬之飲食以位
而言則黍稷居先羹臠居後以味而言則資鹹於鹽取
酸於梅進芥之辣擢茗之苦今以不鹹不酸不辣不苦

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
者曰爾曷不類黍稷而謂羹臠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
則所冒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櫛梨橘柚之包蘋
藜蒹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
曰善無常師批旨所謂翔潛不拂其性鑿柄各適其器
者大矣哉聖人之論文也夫離騷變風天下之至文也
周室而不遷則黍離爲二南之音三閭而不放則楚國
繼賡載之聲非正則一身原有哀腔周京百姓先帶歎
詞也此聖上之所以眷眷於作成之幾而以祈天永命
爲文治之本者也夫文章之道不可一槩論也要其傳

書海珠屋
之久者必其學之深者也是以君子貴讀書也此臣等
之所日慥慥而勿替也夫臣謹取聖語爲比屋希音頌
一篇再拜稽首而陳之其詩曰
日出之邦終古文明油油禾黍肇我正聲不帝眷青邱
皇矣惟辟重光奕葉百祿之錫王頰下民孰笑孰讙既
絲旣穀莫不爾均王在治忽聽于爾音民有心聲時謂
之風其風有愆惟民之疾王咨于民予掾汝失有穆明
堂聖人攸居俾也可忘陶復厥初山龍絺繡聖人攸御
豈曰無衣懷此大布文之滅質亦孔之殆彼聲靡靡曷
不知悔惟古有樂厥名爲瑟一倡三和朱絃疏越遞鐘

斂巧比竹慚繁其世已遠其曲猶存如僕未雕若酒之
玄薄可使敦伎可使平悒悒伊籟維德之則王曰繼哉
建我皇極有跋斯走有瞽斯明如夢旣寤如醉獲醒懼
忻舞蹈盈耳洋洋可以育德可以致祥若時雨過其興
也勃有不信者底汝于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孰謂澆
漓而不玄同其民壽考其日舒長服黜其華繪屏其章
家擊簣桴戶稱瓦樽太平萬歲以獻吾君

亡女尹氏婦墓志銘

吾年二十七之臘月二十七日而汝生吾逾五十之五
月六日汝死汝生十有五年冬歸于尹厚鎮通家子也

其年五月吾奉使熱河參 純皇帝萬壽宴九月還渡
鴨江有旨騎三百里飛撥抵京以急裝入對便殿上勞
苦之已甚陞軍器正令再赴燕京仍賜緞綉繡絮以資
汝嫁益異數也時汝婚期隔日吾聞命卽發未敢視翌
年汝夫發解南宮試其時兩家父母俱存慶其夙就福
祿宜家也又翌年秋吾宰扶餘而汝母歿於家又四年
汝從汝舅丹城任所又一年遭姑之喪汝遂主饋頗有
幹稱吾不甚喜以汝冲年數悲哀又攝擋家事宜悴也
喪甫畢而果病舅家以爲胎也不知其癥十月吾將汝
永平縣衙汝無慈母非其居之勝於舅家也釋勞故也

調治數十日稍安十一月嫁汝妹南氏婦汝與之同來
京第今春汝舅遷金山郡將迎太夫人以汝病癒不果
吾以永平近欲復帶去而汝舅又以官事待勘金吾未
決也吾去時數顧汝甚惡其瘠樵冀其支半年也端陽
日放衙獨坐有危報至卽夜載汝兩幼弟冒雨馳八十
里馬上聞赴遂哭于野先是吾夢入深林有斫柴痕草
色杳然撫汝稚弟悽愴若有求覺而不樂是日哭然後
始悟其境也豈前定歟吾入而汝已斂聞汝以不見爲
恨也汝季之嫁也吾就議之汝云服與其華而單曷若
勒而重乎吾喜其言之符于德也吾以此知汝之能儉

也汝兄弟六人汝居第二而諸季皆喜仲姊吾以此知汝之友于家也汝歿而婢僕疏屬莫不哭之哀吾以此知汝庶幾不得罪于舅家也汝嫁逾十年不字以死由今視之不助一戚而由後視之噫其絕矣吾今始衰戚亦不長但恨造物者勞我以情多此與奪也以月日葬于天安郡三歧店某坐之原從先兆也吾欲往職不能逾他省作志納于壙使後人知汝爲貞蕤朴君齊家之女疎軒尹公可基之子婦可矣銘曰

茫茫厚地哀此婉孌生之訣兮不見父之面

席生李君行默墓誌銘

李君行默而信以己未三月二十八日死距其生甲午得年二十六其客權澹窆赴余于永平官次曰李君得疾五日而死亦無他語惟屬曰昔邢居實早歿而其秋風詞三疊朱夫子實表章之我且死有詩一卷託貞蕤選足矣余發書以泣思有以復焉而未能其比擬失倫姑不暇計也君常以八月十五省墓于鐵原死之前歲約余尊潭潭間於永鐵阻水失期余爲彷徨終日君過縣謝而去遂不復見聞其葬於鐵欲相其紼未詳其日且有事入都將及楊州之岐有丹旄而來者問之則君也余爲握其父之手而哭之野嗟乎使其生而遇諸

此也店中之酒可貴而道峯水落之間煙雲樹色可指而賦也君之父曰主簿應鼎少余三歲君之婦翁曰都事徐君有季少余六歲方兩家之娶子而嫁女也余實儼然目其翁謂後生可畏以相侮誰今徐君者死已久而後生之子繼而又死則吾如之何不老且疾也君夙慧甚十三持母沈氏喪如成人以至治門庭御婢僕審契券作書札長者悉倚辦焉君暫而都善修容止對客無失言見人於他所能物色得其七八其爲人也嚙而能和弱而能守藝而能淡其於料事也趨卷舒疾徐之會則更歷皓首而有不及者或稱其詞藻之美而已者

蓋淺於知君矣嘗淨掃一室蓄古器名人書畫焚香啜茶吹笙鼓琴以自適其友訶之曰無益也快取功令文讀之作進士及第可矣君笑曰使我登高科立致卿相者猶不以此易彼況未必是乎其父監窳上游君來曰孟夏江光瑟瑟請從而溯焉余欣然許之三日賦詩二十餘篇而還君久而誦之益榮其致父之執也記余請告家居數飢窘熬治南蔬偶調餅餌君善其劑味故暑月輒以南蔬啗君屢宿今其壁詩如昨而南蔬之樂竟亦不可追矣君之菜出璿源具載君王考楊根公諱昌郁誌中不書君有子女君歿而皆天一女僅三歲於是

君之世不絕如綫矣銘曰
弓裔之山喬木芊縣安此宅兆用諗千年

實之字對士又...
茶丸塗楚琴以自...
養對成賦探笑嘗...
一室蓄古器各人...
著畫焚香烈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陳 鱸 仲魚校

貞蕤橐畧詩

朴齋家箴

城市全圖應令

君不見漢陽宮闕天中起繚以層城四十里左廟右社
宏樹立背負叢山面遠水天開地闢南平壤舊邦新命
先王以文明日月近博桑慶會風雲護仙李六曹高臨
白道傍七門聳出丹霞裏民惟五部之統轄兵乃三營

藝海珠塵

貞蕤橐畧詩

一

所管理戢戢瓦鱗四萬戶彷彿淪漪隱魴鯉畫工思入
秋毫細映以玻瓈縮以紙五城衒衒列次第大都宮殿
疏源委風俗猶傳董越賦方言舊說倪謙紀事有孫穆
類外別圖從徐兢經中揣設色詳於輿地家掌故宜先
職方氏川渠巷陌紛可數歷歷闐闐連郊鄙豆人寸馬
還笨伯屋僅如黍樹如蟻杜陵花接春陵氣別有光景
生微紫仙山樓閣卷何有汴河清明寫可擬震爲弘化
離敦化讀書先從禁籟始分開昌德與昌慶建陽一門
中間峙青葱樹認春塘路軟羅巾歸泮宮士北苑松陰
特地寒羽衛肅肅醮壇祀西望觚棱最高處慶熙金榜

晴空倚乍聞漂聲近御溝復有黃花拂彤彤小李金碧
夕陽山愛此玲瓏入骨髓聚峴鐘樓及七牌是爲都城
三大市百工居業人磨肩萬貨趨利車連軌鳳城絨帽
燕京絲北關麻布鞞山泉米菽禾黍粟稷麥榎柎楮漆
松梧梓椒蒜薑蔥薤芥葷葡萄酒棗栗橘梨柿有剖而鱗
貫而臚章舉石首鰈鱖鮓柏葉灑果潤欲滴絲核護卵
明於舐賣腐篩匡高似塿盛瓜網眼踈如鹿蠻筍在首
兒在背浦女青青吉貝縑或試其重舉一雞或壓其嘶
負雙豕或買牛柴自牽轡或相馬齒旁插篋或瞬其目
招駟僮或解其紛勸妯娒或有彈琴倚新聲或有吹簫

誇絕技誰云畫樂不畫音指法亦足審宮徵唐詩杜律
貼對聯樓梯處處憑長几迎門喚客者爲誰鞋鼻尖尖
偏有耳易知難忘染靛局滿壁青痕搨掌指鼓冶皮革
恒比鄰上挂鞦銜下釜錡葦簾中人頗似閑坐秤川芎
與白芷梳頭少婦元時粧絢索垂垂門半闔忽若開行
過康莊如聞嘖嘖相汝爾買賣旣訖請說戲伶優之服
駭且詭東國橦竿天下無步繩倒空絕如螻別有傀儡
登場手勅使東來掌一抵小猴真堪嚇婦孺受人意旨
工拜跪老少八色號紙牌甚者如狂窮日晷瓊髮剖成
二赤豆拍膝擲之環玦比風車紙鳶捻依然瑣細不嫌

求諸邇餽餅花饒節已過市色居然月建已知來生日
作燈市雜選傾城上元似泛水鳴匏聞坎缶人麪蒸榆
有饒簋少年一隊簇擁去鷓兒在臂矜毛雉鷓鴣名字
過數十雕籠彩斂風旖旎舒雁舒鵝恣呷啜酒家臨水
糟爲壘有瞽叫罵兒童笑欲渡未渡橋已圯狗屠更衣
人不識狗隨而嗥怒睨視可笑南宮報捷人何急於汝
衣半襖阿郎寶馬一品衣青扇黃囊擁羅綺崧陽草笠
茜紅衫掖隸翩翩輕步履井邊黃篋籊籊柳下雙屮
黏蟬子三三五五各有求來來去去紛無已吏胥之拜
拜以腰市井之唾唾以齒不鞍而騎何處圍挾籃而拱

誰家婢徒而寬襪是黃門眊而褰裳卽紅妓物衆地大
無不有亦能偷竊藏奸宄赤索邏者來睢盱衆中側身
立而俟須臾辟易官人來輶車之坐高可跂荷傘隨者
喘最急且聽且趨諾唯唯烙竹烟盃長一丈螺鈿小盒
輕可喜蕉葉扇敲大如帆曳地簾輿議政是令史義不
廢張纓腋隨何嘗離半跂帽灰鼠者未陞品帶烏角者
初筮仕一幅森羅大都會世態人情畢輸此太平文物
侔中華休養生息成四百禩此圖豈非關世道部屋不違
天尺咫真同盤礴郭河陽不數風流趙承旨始知王會
圖非偶休言急就章皆俚借問興仁門白別區獨以方

城獨雉最憐城北屯邊俗不種桃花以爲恥空翠飛來
舊宮路行人解說龍蛇燬石礎人立池光淺白鷺飛踏
松枝死指點林端射堞明亦有樵兒暮乘塢立辨鬚者
彈虛弓坐屈指者調橫矢太平館東明雪樓紅表丹楹
宛在彼惠廳均聽國之淵倉庾崇崇萬億枹黃昏幾點
平安火分與南山屬司烜微茫郊署辨殺辦磊落天閑
滾驟駟對畫應須說畫義丹青妙諦通於史濬川疏尋
魚孝瞻志地篇修鄭麟趾拜賀吾王昭儉德民風朴素
無華侈南自毛羅北不咸東至于山西馬訾四千餘里
表所刺三十六國船不使民無遊手屋皆富金不欺秤

俗盡美立國仁城義市中不以繁華佳麗恃鳳凰來巢
麟在藪熙熙壽域惟民止只將淡墨歲一掃畫裏人烟
應倍徙擬追張華漢宮對掖垣瀟雨吹燈藥

金剛一萬二千峯再試應令

移筇一日一峯頭百歲三分始一周河曲九千崑最大
秦居百二雍堪倚高低自有千般異削男都將一覽收
皆骨爲名山是石多楓之故地宜秋羣奇滿眼知難悉
衆皴無邊孰布籌縮入丹青猶挂漏散爲千億恣窮搜
名言定自禪經出題品還從巧歷求近海蒼茫元氣積
滿空飛舞素峯稠人生幸在高麗國天下應無歇惺樓

朵朵皆從雲變化登登盡是玉雕鏤浮圖自作天然級
瀛海初非分外洲百道泉來知壑衆四時寒在覺林修
峯陰直接金城界炭路遙通鐵嶺郵恰帶斜陽眉際現
迴如微雪指端浮浮嵐暖翠光皆動拔地參天勢更遒
疊嶂森羅狂欲拜層巒攢蹙笑迎眸無情有態回頭失
異地同名屈指愁乍望奔騰如有驟旋看拱揖似相酬
天風忽送笙簫韻木葉時同梵唄流險處髮隨山氣勁
閒來語帶水聲柔齋糧五嶽懷前輩搔首青天問舊遊
弱水三千僊不到南朝四百寺空留幽函碧笏圍衣摺
古屋蒼苔上瓦溝妙吉相驚真鉅麗衆香城處最深幽

五
緣谿繡菊垂垂側抱石叢篁細細抽高似吳門分白馬
險於夔峽下黃牛尋常駕壑緣神木幾度懸空汲鐵鉤
一線天通癡鳥雀兩山斧劈怯猿猴危看一柱能支六
萬有千尋舊繫舟怪怪奇奇元自別尖尖碎碎不相侔
爭流競秀斯何地尋壑經邱且未休避世華人名草草
降香元使事悠悠遐蹤佛有乘槎泛遺俗僧傳走瀑洄
福地神靈藏虎迹洞天風雨起龍湫鴻荒草木齊東語
鼇海桑田杞國憂白堊靈源長夢想青鞋布襪幾夷猶
書傳永述今千載地入新羅舊九州方士無緣空采藥
聖人聞此定乘桴泰山日觀風斯下華嶽車箱較孰優

一逐飛仙游未易也非行脚住無由琳宮日落華鯨吼
紺殿天寒怖鶴投是處堪移宗炳臥幾人能不向平羞
槎枒黛色心俱化窈窕風湍耳與謀方外高游期汗漫
寰中小士任啁啾依然摩詰圖中也得似山陰道上不
楊老書同漣水米玄齋筆比十洲仇易知難忘開新徑
側眺橫看認某丘愧乏鴻詞鳴聖世但聞靈境祕遐陬
三更翦燭詩仍就一夕談山病已瘳再訪奇峯二十六
海山亭畔狎輕鷗

草木流霞亭行三試應令

烟柳濛濛一十里門對春江半江水舟人行客盡回頭

藝海珠璣
指點流霞舊亭子觀名因地想聖人堯情舜思留江濱
草木皆傳御愛名華扁不改龍潛辰此亭正自關文運
有待奎章閣初建烟水全輪鏡湖勅雲臺久割華山券
有敞可游深可息復許藏修繼酒食此意詎直供游衍
要使人人來矜式侈以大僕之名駒寵以黃封之百壺
導以耀日之金牌夾以從風之笙竽欄牕倒影俯空綠
賓從如雲蔽江麓日斜波鳴大魚立錦帆迎人敲一幅
金碧山圍漢南路蔚藍天入鷗亭樹齊言今夕樂未央
風流摠是名亭故中使催詩飛馬來揮毫落紙何雄哉
湖堂故事欣再覩國之所急惟賢才共約吹簫步汀月

相期襖被衝城雪登樓一嘯水天寬消盡人間襍穢熱
自是明廷黼黻身未忍便結漁樵鄰至今望湖亭畔草
青青猶似下帷春

以眼昏辭官示諸寮

眼暈著樹生虛紋有時金屑流紛紜又如輕波蕩發圓
承暉倒寫屋雷翻搖搖忽忽此何物拂之非花亦非蚊
歎息從前作細字禿盡一塚中書君內閣文書如掃葉
十年校讎窮朝暉前身負債億億萬今生一字酬一文
不然定有駑駘相鞭箠日輸三百斤虐用其外足傷明
況復酸辛腸內焚隱痛孤兒不逮養有祿何曾徹厚墳

三牲無味萬鍾輕世上榮悴如浮雲區區別有戀主義
際遇不係官卑尊由是遲回亦云久無奈一夕雙眸昏
我官羞與樂工比詎宜墮植隨詞垣小人謂我飽且饜
誰知至今妻無裙儻追高蹤沈麟士餘年靜默依邱樊
獲近耿光猶有路周旋月講朝三元

北鎮唐寄日下諸子

我生九夷中識字誠區區詎期十季間三謁醫巫閭中
華博覽人有时還慕余地是箕疇舊文猶唐宋餘抗交
畧名位情真非面諛偶書輒裝池小話必鈔疏文林與
酒所無席不招呼恨未展歸期一歲留燕都我身糜使

職旋歸敢虛徐依依摻別手脉脉送征車登高望遠海
慨然念居諸微才任專對智慮恐疏迂行當俟稍暇浩
然賦遂初載訪仙人迹言尋高士居風霾阻幽興山色
慘未舒偃偃坐禪房咄咄空裏書山靈倘垂鑒良會重
可圖

閩陽驛早發

快活真如鳥脫籠好將歸興溯春風夢回池北談詩處
路入京東考古中細柳輕霞搖淺碧遠山初日吐殷紅
長途畫卷知誰贈極目天然設色工

禾積淵

貞蕤橐畧詩

巨石抗深潭昂首背穹窿有如匍匐人負兒凌衾中石
旁穴一釜淪漪徹底通自肩膚理殊贅附類庀銅器有耳曰
廡上灘何嘈嘈對面成雷風下流百餘步雲壁恣奇雄
石體雖一定變態亦無窮細想造物初積費鎔化功膠
黏與灰隔一一肖人工命名謂禾積豈非田舍翁可憐
邃壑中乃有此玲瓏五里天一匹松影夾西東羣鳥與
錦石落落背相同陰厓花更早倒影搖微紅橫看水非
遠津逮須孤篷亦有揭厲人播網隨蒞叢振衣出平原
遠夢含晴空

水洞棧道下有灘奇石森立余其變之贈名研山瀨

水禽何必白褐色亦軒軒怪石何必白妙只在嶠岈吾
於白雲路愛此無名灘一峯始東拒急湍從旁奔素頂
象微雪滙波湛其根中峯正皴蹙天然嶽勢存千崑與
萬壑羅列手可捫南峯忽離立遠作天外山西嶼有餘
意落落數堆屯平生一丘想石癡傾稻孫可憐小寰海
攝之籌丈間奚據太行顛乃與祝融言曹溪五十里當
爲星宿源真岳豈不貴畫圖始稱神畫圖亦一面所貴
此山真

蒼柳本藝依聚星堂韻詠雪

本藝治齋次子

無樹無枝飛素葉倉頡字之呼作雪更有歐蘇賦詩來

刻露清高語超絕柳家二郎真奇才
朕我一篇心便折
此道中微四百季浪花不須論起滅
見聞多從風氣固
手脚動被功令掣老夫無力開荒榛
白首茫茫眼花纈
世人見君那得知家雞野鷺元不屑
還將禁體成雜誦
獨把深杯對飄瞥
彌衡不愧忘季友
項斯自足逢人說
豈謂投桃思報瓊却笑持金來易鐵

再用前韻

漢城春早前桑葉忽驚連朝天
雨雪銀盃縞帶從滿地
鶻鵠髟鬢吹不絕壓區吾家
御愛松三十二柱擎欲
折似聞游蟲撲掠鼠獨有歸鴻起
明滅斜陽未了便成

昏冷烟欲放旋見掣風中香拖彈木綿天未迷離張蜀
纈徑愁千重悉堅疑細數六出真瑣屑落花何意到地
消倦蜨無端棲鬢簪亦知令嚴非活法且可詩成戒勦
說古人難及政在此大約斬釘而截鐵

附次韻寄柳兄本藝

男長稔

丙辰春仲家大人公退袖示柳二郎雪詩依
效
聚星堂韻一篇曰劉景升兒敢望孫仲謀乎
其
余甚慚焉竭力奉和未免塗鴉習氣也
平生作詩祇數葉七言初賦今季雪季紀於君末肩
隨才具乃爾相懸絕聚星堂中三尺律蟻封盤馬多

曲折當時賓客盡名流詩卷不隨鴻泥滅嗟余欲學
苦語澁腕筆初非從後掣心如破網字全漏可笑東
披復西纈陳言但聞禁玉月險韻那知通葉屑君詩
政如搔管癢妙語莫教經眼瞥唐壘可斷宋牆短東
方之人不可說吾將側執御李幢弱冠已是錚錚鐵

偕柳惠風檢書于東內閣話舊復用前韻

冷齋得茶

校書支離如掃葉見恠尋常多越雪縱道官忙未帶銜
初無交好將誰絕我真令公膝當屈君非處士腰堪折
區區蠹蟻各相訴至性根天不磨滅竭來玉堂續詩話
老去機鋒猶電掣文章政事兩何有百季鼎鼎風燈纈

磁石同求鍼豈曲翡翠殊族金還屑畫裏緋袍玉筍高
夢中朱紱黃梁瞥優施暇豫敢自歌褐父庚癸應羞說
風心只信怨黏泥世眼那認綿裏鐵

附次韻貞蕪老兄續修聚星故事 冷齋

屬詞季來厭枝葉更不將鹽擬議雪譬如參禪偈都
無況遇知音絃忽絕後五百季正今日沿溯風雅見
委折坡翁自是過去佛佛性長在誰能滅梅枝未吐
輕寒勒柳絲欲弄微風掣狡獪擲米驚簌簌娉婷散
花愁纈纈龍公初意只行雨未墜而凍鬆成屑春山
氣味温如玉任他模糊消一瞥充棟詩話有誰理與

君解頤時時說小西閣上攜琵琶池中定有粧賓鐵

書扇贈柳本藝四用前韻

南山小閣明新葉柳家少季獺玉雪步繞闌干自詠史
角巾紅拂真清絕人言跨竈大不堪諧語時將莊語折
何郎粉面試相拭荀令衣香留不滅仙葩自有世外芬
俟翻不受籠中掣爾來春兂殊可念已見游絲綠樹纈
胡不提壺來飲我晝永政好罪談屑我昔如君君未生
五十兂陰飛鳥瞥君知此日足可惜也應見詩頷我說
吾家小兒頭角長莫謂江東無寸鐵

附再寄柳二

男長稔

宇宙茫然飛水葉葉纔消時便非雪其聲至輕如不
積忽見衡門人迹絕衡門人絕不足愁但惜簷松危
欲折城頭點黑彼何物萬象皆化烏不滅杳如紗罽
蚊翅集倦如落花蛛絲掣紛紜浩蕩奈若何無經無
緯從風纈謝家子女本無才比鹽擬絮真鄙屑君寄
雪詩憶前季青瑣邂逅去季冬借君被召入禁中無已瞥直堪高
據聚星席一字不襲前人說願將鎔銖聽爐鞴打成
金銀合銅鐵

附三蒼柳二

男長稔

雨露於花霜於葉天地之變無如雪氣蒸而水水而

凝從風飛下事奇絕身邊棲集自天機未忍傾搖遽
摧折居然萬屋魚鱗平坐見春山空翠滅滕六多才
恣劇戲歐九行令太牽掣文貧字乏易觸犯如禦大
冬衣單纈未免仍作奴婢語開口第一稱米屑晚日
忽披黃襖子林端皓白何其警通家子弟揔好事鹽
絮紛紛補世說我愧黃鶴矜魯連君似白燕驚老鐵
次韻冷齋南瓜
天市織女主果蘇地道敏樹政蝶蠃蔓生萬國來起
復有南瓜不計顆摘自盈握至合抱剖從口奔連腹哆
矮黑雖微中已老佳境正在青而橢羣芳譜內失題詠

大夫之才能言荷實或戴花花不實更訝虛附秀別朵
闕闕早已登本草門望胡爲冒番果銜翻瑋瑋煎初濃
紡引羊腸曬始鞣黃皮赤癩臙青蘇恰到冬天風味可
別有炒熬間餅餌此法居然出自我項鬻樹雞恣擗摺
辛椒石耳紛細瓊不羨馳名五侯鯖笑看拾芥陳驚坐
俗稱南蔗便從飽後自煎茶盃面蟾背浮磊呵分付兒
爲琥珀童善爐鼎此是先生煉丹火雖然老圃誇經濟大抵生
涯亦么麼誰知蠟蟲昉胡元最愛甘諸自歐羅安得傳
方共一國世世功如草綿播徒令細君日噉瓜齒如居
晉笑豈瑳瓜能真萃容我輩臙神不驚舌本安白柄長

鑿休棄汝幸有添丁克負荷

尊潭溪庄卽事

古人心却壯結屋敢臨深醒醉俱泉響衣冠搃樹陰舞
迴留謝妓騎導曼奚琴多愧煩東道厨傳谷裏深

豐田途中

入谷青絲馬春風時一鳴山花樵更發河柳卧還生藹
藹邨邊雨迢迢原上耕五雲如可覲鳥去朝京

三到金水亭

人自娛殘縣亭惟副盛名樹扶官道直花罨水邨明小
醉逢詩境便興訪野情欲知江近遠看取鷺飛平

九層洞同京山李文漢鎮

谷水秋簾弱淙琤不甚多白雲生處路黃葉踏來歌幸
踐名山約光承長者過此泉宜已疾吾欲飲無何
紅樹塞天地不知山更多脫巾松下飲抱膝水邊歌世
狹容吾懶官貧耐客過猶能理詩律學杜祖陰何
落筆秋雲近行厨亂石多孤烟盤鐵店返照引樵歌山
果車傍摘飛泉馬首過縣東行已徧南望復如何

丁巳四月二十有四日舟同澹交信菴泛廣津湖
漢湖阻風一宿聯騎轉向苕溪分院留飲二日拈
虞山七言近體詩韻疊至二十章紀事述懷論文

蘇詩每朱墨

貞蕤稟畧詩

七

屬示之語互陳錯出無倫次焉

飛揚意氣欲何如
穿出垂楊十里墟
喚我登舟催下馬
憐渠取適政非魚
詩狂酒態身全老
水宿霞餐計亦疎
擬把長鑿尋絕巘
居民還道是秦餘
水行雖晝夜
行如盪目龍宮接
蜃墟
舉手自招天際鶴
攜竿去釣月邊魚
穿來兩岸菑烟合
泛入中流樹影疎
咫尺愁看飛鳥重
滿船空翠溼人餘
天晴列出鏡中如
百濟荒城認舊墟
楚色橫流分起雁
波紋忽皺有懸魚
舟行更覺衣冠古
酒病偏憐骨節疎
何物錢郎詩百首
零零瑣瑣境猶餘

請錢起江行絕句

落霞無際茜紅如
人在孤舟望遠墟
不少不多看隻雁
半風半水阻雙魚
回頭節物天中近
屈指交遊日下疎
只有悠揚銅輦夢
白鷗鄉裏黑甜餘

飛鳥茫茫帖水如
大江天限析津墟
扁舟只是同蜻蛚
名士元來比鯽魚
漢口青山千點暮
漢南烟柳一行疎
蒹葭終古詩人恨
腸斷分司莽蒼餘

冉冉遙山淡墨如
船舫暝戛白沙墟
錯人都大真貪鳥
臨水何嘗不愧魚
野渡多風菱葉小
江天惜雨棗花疎
誰知一夕蘆中飯
還是春明退食餘

書船安穩屋中如
坐羨雞鳴柳外墟
五技都憐窮甌鼠

一生何苦注蟲魚雲濤浩淼吹襟冷江日蒼茫照髮疎
無賴禽言行不得幾回心折石尤餘

峽盡崖奔尙勃如天低東北始人墟行隨狹狹粉粉鳥
坐數堂堂策策魚青翰舟驚仙侶近白松扇拂草書疎
郎官也足稱名士水濶雲多痛飲餘

輕舟一霎剪刀如劈劃青天積水墟客裏風流喧竹肉
病中心事憶尊魚眼偏書細嗟先暗齒未茹肥覺漸疎
鼎足論文真有數小閒偷得月之餘

見說窑官牧守如人煙極目少荒墟女春桐確能淘銹
男熬松明慣刺魚正恐菑畚征不漏憂愁埏埴法還疎

有時江閣開樽飲半是商船伐本餘

萬斛江平熨帖如琉璃樹影水精墟故人斗酒聽黃鳥
野客扁舟釣白魚昏嫁至今猶有累行藏與世本相疎
蕭然獨立清涼界一日長疑一歲餘

今古雲烟過眼如無多朋友半邱墟已將魂夢疑蝴蝶
休把生涯伴蠹魚老去暫須燕玉喚憂來未遽杜康疎
鶯花晚晚風心盡滿地江湖一嘯餘

浮生奚翅一塵如幸墮文明日出墟處小常慙東海鼈
居同白注樂浪魚山川錯落圖經失人物鴻濛紀傳疎
莫作彈丸看么臍衣冠猶是漢唐餘

至今相對簡相如曹李生時早已墟買骨何年求駿馬
上竿幾日笑鮎魚飄然脫直唐三昧髣髴追蹤漢二疎
握手江干疑夢寐論交還是廿年餘
我於物也總衰如只合歸耕數畝墟厭向太倉偷雀鼠
愁從學究講鳶魚焦頭上客功無賴禿髮中書老見疎
一往情深徒自負肯將匄匄拾人餘
解問人誰澹空如遠將風雅遡殷墟更無作賦董天使
豈有選詩吳子魚野艇濶於浮世狹雲山勝似故人疎
青鞋一出輕家室目極滄波萬里餘
兒曹長大乃翁如已見龍光燭斗墟愛聽玄言揮麈尾

旋驚碧海掣鯨魚吹笙別院松風合詠史孤舟雨點疎
夕秀朝華君自取逢人不惜齒牙餘

此詩還笑彼詩如枉躡唐藩闖宋墟道是射人先射馬
安能知我不知魚元來曲士看書窄詎有前賢下字疎
妙諦初非言語得青莊豎拂示無餘

讀青莊遺事新刻本

百聖傳心我亦如敬於宗廟感於墟嗔他小慧能言鳥
做箇頑空不寐魚一夜詩城旗鼓整千年酒國幅員疎
定知別後思君地側耳江聲往往餘

指點盧鴻畫裏如草堂蕭灑靠林墟始知東郡監密戶
不羨西湖稅鰲魚酌酒新羹明綽約落帆古樹隱扶疎

善泚 卷一
故人勸我題詩去回首青山信宿餘

次韻萬歲橋庄鄭邑子時書堂童子有乞油之事
故多及之

手種新松總可憐萬橋蒼翠望堪憐豹知變化能藏霧
鳥不經營號信天子舍苦丸愁永夜公田桂在喜豐年
相思政似山陰雪莫學王猷半道旋
老大身如棟負椽頭頭相聚枉相憐兒能上學皆奎宿
吏不徵租是葛天炳燭風流真惜日焚膏事業只窮年
鷄鳴粥熟荒邨裏又看垂垂斗柄旋
幾處朱門燭似椽書生螢雪有誰憐溪橋佇立沈寒月

布被微吟耐曉天然杖仙翁空半夜傳燈佛祖已千年
明明一穗官缸火長照迷津喚筏旋

瓜牛廬破雪埋椽傲骨於人不受憐妻自辟纒身織屨
耕雖多地嘯多天鷓鴣名下慙懷刺鷓鴣聲中感逝年
好在孤雲觸畔石一生醒醉足盤旋

斗小牙門不采椽猶存鞭扑使人憐寧同鄞縣王安石
同學杭州白樂天梅綻猿脣回漢臘雪深牛目想堯年
一琴一鶴元多事何日單車故里旋

元化壁有池天成可以泛觴列坐

玉鏡天紳共一溪永州東界室云西

室云屬春川府

愛看小鼠

雖不能詩乃心有獨嗜遇朋筵酒座聞人談藝疊疊忘
倦輒或樹齒牙其間暇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可
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
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爲別史爲稗史爲燕史爲穢史
下至卮言謏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
要未必爲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
詩話之裨乘或庶幾焉至書中先後緣隨得隨筆故不
類不次亦略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叢
雜爲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秋七月吳騫識

戢山先生嘗著大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
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
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夫山陰
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遺書等之
而乾初殊不顧蓋自謂實有所承也乾初晚家泥橋
流離坎壈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卽設山陰先生位
爲詩文而祭告之其集中載告山陰先生文曰明明
則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
非經某也闕之不遑敢寧又曰上咨先聖下質朱程
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妄是極是懲如其未謬

寧弗我矜益其篤守而不移如此大抵二公皆參用

姚江之學

陳爰立先生

枚

乾初從子也少工詩與龍山祝眉老

洵

文角里蔡養吾

遵

等十餘人結省過之社日相唱和

爰立行尤高少補諸生旋棄去窗前植蟠柏一晨夕吟哦其不自號霜柏子卒年四十餘遺詩多散失存者僅三數十篇其論詩云以溫厚蘊藉為體以風雅鼓盪為用思入深沈調出俊爽宏麗詩不落濃俗幽靜詩不落枯淡雄句宜渾不宜粗婉句宜細不宜巧一觀意思二觀體裁三觀句調四觀神韻四者皆得

方為全詩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韻為主觀此可以覘其詩學之造詣矣

朱茂才亦大名淳別字曉亭祖嘉徵父爾邁母葛氏宜

竝以詩鳴故亦少工吟咏所著曉亭詩鈔氣格清淳時造晚唐佳境所作不輕示人故罕知者予既錄數篇入湖海詩存頃復讀其楚游偶咏隨筆於此寒沙淼淼挂輕帆醜酒離亭有阿咸白雁聲中辭故國黃花節裏換征衫風迴江閣星初亂樹倚秋城月半銜此去湘湖清似鏡且須放眼滌塵函酬別芸軀想素培兩姪想汝幽棲迥出塵竹亭花塢合長貧僻知古道終嫌拙

老覺人情始念真，暮落枰邊難了局。波迎井底又翻
 新，薄游不止憐分袂，耿耿雄心按劍頻。臨川未及走別星垣卻寄
 素影斜臨紫塞寒，天涯懶向九秋看。幾時回首腸堪
 斷，夜笛初高曉角殘。秋月蕭瑟商聲入，夜長亂繁殘葉
 不金塘無端吹斷，還家夢散作征人。滿鬢霜風四野
 微吟聽未終，夜深斷續遠含風。可堪切切淒淒意，多
 在月斜煙淡中。秋蛩摘句五言云：雨長深水腹，雲斷鎖
 山腰。貴溪沙虛寒集雁風，急健呼鷹市衝風橫斷
 影帶水咽離聲。咏驚雁七言云：夕陽水碓鳴孤渚，遠樹
 秋蟬咽斷風。桐廬別浦草長封斷嶺，荒原風急嘯枯



樓寄懷陳梅窗先生

暮江風急雁初度，旅榜月明人未歸。旅

懷二兄

殘旗捲霧迷寒草，故壘連雲鎖夕陽。再渡鄱

曠重林鳥未返，寒生孤枕客先知。旅夜感懷殘月棲巖沈

桂魄嚴霜壓樹結冰花。苦寒

馬寒中上舍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婦查

氏借日唱和其中，世望之若神仙中人。寒雁樓詩自

序云：予年十六曾入是樓，忽忽四五年，便有生死之

隔。聊賦短章，心正惻惻未已，也不堪往事話零星。寒

雁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

月暗高樓人定時，挑燈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

律使道從今弟勝師香犀滿泛玉浮梁妾手擎來夜
勸郎郎自無端推酒立泥人一笑卸殘妝問年十五
小於我竝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啼作
戲慣無常草龍帳底坐新涼葵扇輕搖話正長話到
後緣難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無因死
後書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縷金裙子最傷神
寒雁樓今不可考又嘗游吳氏經時始歸查諺以詩
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惆悵西山歸
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寒中和荅曰楊花原是路旁
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

歸來其風情如此也且嘗見吳氏經時始歸查諺以詩
漁洋詩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查曉卿止
舍謂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
效令儀徵並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所據故其眞州雜
咏云古墓已迷仙掌路昏雅尙弔柳屯田驚案獨醒
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
下爲弔柳會則眞州之有柳墓或傳聞之譌也一
宋王仲甫字明之岐公猶子也翰墨著於一時客吳時
有所愛至京師爲岐公強留逾時不返因作詩曰黃
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

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
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龔明之中吳
宋紀聞謂此詩用古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
海鹽胡宣子谷水談林杜工部贈李八祕書別云一戎
纔汗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余案高宗伐高麗
克之制一戎大定樂習用旣久想不爲破句耳齋攷
梁元帝答羣下勸進令云庶一戎旣定罪人斯得蓋
六朝人已有此語非唐人初爲之矣
文選張茂先贈荅何劭詩云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
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

李善注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蓋詩意力小圖大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之戒而容齋三筆云禮緇衣篇詩云昔我有先正其
言明且清引文選此詩以爲詩乃周任所作此殆所
謂不觀上下文之過與

韓致光香奩詩蜂偷崖蜜初嘗處鷺啄含桃欲噉時竊
謂上句蓋卽古樂府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
下聯云酒蕩襟懷微駮駮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
一句駮駮馬而初嘗欲噉駮駮融怡安雙聲疊韻於
四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

昆陵唐孔明孝廉字昭號半園外史家富藏書工吟咏
有擬故宮詞四十首雖不及仲初花藥間有可補蘆
城所未備者三宮列坐御筵旁戲謔諧總不妨獨
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香湯百種蚤澄清
任取金盃次第傾伺得內家剛浴起一盃古刺水先
呈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宮絡繹進珍羞偶然醉裏龍
袍污薄浣宜頒獅子油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依牀
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朝罷回
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徽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勅
中宮召主兒

唐茂業興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
銘山又蒲津河亭去烟橫博望乘橙水日正文王避
兩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
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
桃溪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又名張溪南唐門下侍郎
張居詠居此子孫因家焉宋建炎中岳侯曾館於張
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詩一絕
東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
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張後人并完和詩刻石於其
家詞中詞海遺珠又載武穆逸詩有潭水寒生月松

風夜帶秋之句今世刻武穆集皆未見知其不傳者
多矣垂垂東家雜記載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
顧弟子曰茲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
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
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又衝波傳天孔子去
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苔
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
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
圍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

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曰用蜜塗蛛
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肖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
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矣按前歌諸家琴譜皆不
錄竟似一首七言絕句後四句并開聯句之濫觴而
荒謬無理尤足責詎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徧體蒼翠耳毛植豎
面足赤若塗朱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
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老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
城隴右攜來同五更種竝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廡血
駒生耳毛削竹青驄立距汗天桃未覺行我亦不甘

終伏櫪披星擁劍侍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錢唐人
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

錢簪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與明華亭莫
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
清曠毘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閒多題
咏如露蔓平窺石煙蘿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
外身舊雨青檀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
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槩餘詳東城雜記

杜常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
元閣上西風急多入長楊作雨聲曉風字重下句西

風字或改作曉乘亦未佳楊升菴云見宋敏求長安
志乃是星字敏求又云長楊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
五百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作雨聲也溫陵黃俞邵
云攻前說今本長安志乃無之後說則李好文志圖
中語而升菴以為敏求似誤右見俞邵長安志跋元
吳師道詩話亦有此論蓋升菴所祖也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為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
到嘗因風飄墮谿礫間為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
飛去張芑堂燕昌嘗見一片於杭吳達夫家為之題

識越十年餘竟為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

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太史詩云虹橋之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正不可信事可傳非柎非柏無人識卽今散落市塵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情悅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雨疾飛去天邊化斷虹此詩可追響竹垞予嘗見沈椒園廉訪舊藏唐劉蛻硯以虹橋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書按唐詩人尙有陳蛻蕭代開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穆陵關壁間有人題詩云獨上亭臺耳目新情懷何異葛天民江山寄跡原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收盡尊前千里自流空衣上十年塵有詩不寫酬佳景卻恐風塵笑客貧詩極蕭爽或傳呂純陽所作義興盧九台先生過其下讀而善之嘗和其韻

陸東陸初名董志字倩迂江陰人嘗爲非錢詩百五十種蓋實非錢而以錢名者又取錢之確見經傳而無疑者各系之以五言律凡若干首分類爲小序予疑今世所傳松塔藕心梳錢及臨安府銙牌等皆可入非錢類惜乎陸詩不得見

查東山先生遇吳順恪事世皆豔稱予觀東山所作敬
修堂同學出處偶記有似出于傳聞之過者豈當日
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耶記云巳亥余客長樂潮鎮
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
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境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
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
不軌之所恃豪爲戢他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
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尙不聞之葛如能詩
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
之矣時令其長君啟晉晉弟啟豐偕侍余座晉字長

源啟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
工詩所至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
勝舉也余嘗敘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嗣余詩可
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帙東粵遂入葛
如滇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
晉已修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
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恩厚報其實無是事也
文源乃邀郵蒙殊格得龔古句稱三十登壇而文源
齒弱未及初晤余時去總角無幾便以能屬文廩膠
庠不意其投筆指顧風雲用儒柔奠南服也

宋南渡時宣尼嫡孫隨國南遷古籍所之衢州至元孔
洙以曲阜守墓奏讓公爵世祖允其讓而嘉之以洙
為祭酒厥後遂為布衣明正德間海寧董泐特言於
衢守沈燾奏保孔子五十七世孫彥繩襲五經博士
衢之有博士蓋自此始方彥繩北上時泐為祖道子
衢之萬松書院董蘿石先生有長歌紀其事
海鹽錢東圩其先本何姓明初隸成籍以稚子鞠於錢
氏因蒙其姓至東圩始訪獲何氏遺壟而祀之從吾
道人嘗為賦河源復古詩云遺志傳來事可知不同
鴻漸易中推提攜道遠嬰難保寄養恩深氏可移河

脈已窮星宿海梧巢今見鳳皇枝荒村墓道無寒食
又見焚黃酌酒時至商隱先生效霖復姓何氏而竟
無後人謂由復姓之故然其理亦不可解也
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嬌歌急管雜清絲
止是不拈不兩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鄴縣北
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有之拗須拗到底
古詩尤忌湊韻有句湊韻即是懈處通篇格律都
減律詩中八句其流動處轉一句深一層乃為合
格若上深下淺上紆下直便是不稱上兩句對立
若上比下賦上賦下比皆詩格所無是知作近體者

亦不可不知六義。詩家于敘事之中有一句二句用譬喻或故事俗謂之襯貼則古人未嘗不用但或在敘事前或在轉折處或正意已足須得引證若於賦中突出一句此便是湊句。凡律中二聯用字稍有雕刻不妨首末二聯須老成渾脫首聯如春中聯如夏秋末聯如冬八句中具四時之氣方為合格。詩避三巧巧句巧意巧對三者大家所忌也。律詩中有活對者有不對者必其用意處也意活則詩亦從之小有參差不害然其上下文必有整齊之句無通篇活對者。律詩中二聯往往一聯寫情一聯即

景情聯多活活則神氣生動景聯多板板則格法端詳此一定之法亦自然之文也。律詩下四字押韻大率半虛半實其有四虛四實四板四活最難用惟有大筆力者能之。啞韻能響者其人必貴險韻能穩者其人必安子曰知者樂仁者壽吾子詩見之。學詩不可但學句法須以一氣渾成為上若逐句作去者不足言詩。學詩不可先學律詩。右見菴中隨筆陳乾初先生黃棟頭歌三月風吹黃棟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松滿野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鹽細拌上新罈少虛罈口毋封裏一寸翻

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福州橄欖旨不如洞水芥茶香未及千古只有淵明詩風韻清遙神似之自注曰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黃棟比嚼水黃棟四五莖以陶詩百篇下之庶稱元賞黃棟頭至今吾鄉猶尚之

長洲韓其武騏著補瓢存橐歸愚先生序之嫁女詞云鼓吹迎門燭焰紅悲啼聲雜笑言中乘龍但願逢佳婿賣犬何妨作乃翁舊服盡搜慈母篋新妝旋換別家風梁家眉案張家黛莫負當年育汝功亦可謂善寫物情者矣其武沒後嘗託夢家人言錢塘吳主事

一騏其後身子某特至杭訪之時吳已登賢書避不肯見未幾亦卒年二十有八賦公抱朴子謂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今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爲竈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祀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日竈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是日多設酒果祭送或用膠牙錫四川綿州志俗謂粘竈神牙使不得言尤無稽竹垞醉司命辭錫糕粉荔雜還上陳藉糟漉滓塗之竈門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覲覲兩目醉不能語亦屬文人託興子友周勤補孝廉廣

業嘗有詩云膠糖祀竈潔春盤歸到天庭夜未闌持
奏玉皇無好事且將過惡替人瞞措詞極爲婉妙
胡明秀上人號雪江嗣法於海鹽天寧寺天機靜慧前
挹梵公之清芬後啟湛師之駿逸嘗與朱西村陳句
溪諸老結社唱和其送陽明謫龍場驛丞詩蠻烟瘦
馮經山驛瘴雨寒雞夢早朝之句尤爲時誦予嘗得
其手蹟蘿壁山房圖詩并記云蘿壁山房圖迺香光
居士爲元津濟公所繪筆法精妙真天奇也國初諸
老宿皆賦咏之若干年爲西宗意公所得亦有紀識
意之沒復若干年傳于大雲慶公三十年前余在南

屏始獲一睹今又歸我東啟斯公斯因號之曰蘿壁
蓋有慕於昔人者也嗚呼未百五十年此卷不知幾
易主慨時易世殊而人生猶夢幻也然則此卷閱人
誠一傳舍耳東啟聊亦坐香光之境觀諸老之言而
進於清淨法性中則斯卷之功不爲少矣遂紀世次
於末并賦以詩白雲半畝小蘭若垂老安心心自安
春泉引夢松花淨月色侵門山翠寒茶杯采掇細烟
雨禪脉映帶青琅玕栖息此中同傳舍不知坐破幾
蒲團末署石門山人明秀嘉靖七年春三月朏日在
嘉會堂記按記中所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雪江

後居錢塘聖果寺更號石門山人有雪江集今不傳
此跡今歸芭堂明經

橋李諸襄北太史謝友人寄參詩云虎穴探深得羊頭

絕頂劄異名傳鬼蓋上藥合人銜有客憐多病輕郵

致密緘文場遲跂跂明日好抽帆皮襲美聯句跂跂

松形矮般跂跂檜檣矧又詩灑灑風聲跂跂地力疼

般跂灑灑與跂跂俱疊韻對格按跂音部下切跂音

行不肖前也李建勳有明候官曾弗人先生異撰所著紡授堂集詩立意求新

未免稍流於詭其與趙十五論詩書云弟嘗謂古詩

難于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詩七律罕不奇妙

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

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為五言古神品時固未有七

言之體即有而陶為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

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沈鷲中易暢易動纔

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沈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

使縮長句為短句難展短句為長句易是以從後人

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

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

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

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言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
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
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
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
占有儷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
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者爲能盲師矜喝瞽子嗣疑
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
古體則又護短欺人譬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
古文爲左馬韓蘇易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
無辨者弗人之論多中時病蓋亦未嘗無心得者

趙孟奎分類唐歌詩一百卷昔人未見著錄收藏家亦
絕少明葉文莊涇東彙中有書唐歌詩殘本後云僅
得實存二十七卷蓋已不及三之一矣文莊自言從
甯景陽侍郎借鈔往予在吳門書肆見不全宋槧十
冊後有毛扆手跋蓋汲古舊藏也楮墨極精好此書
分門纂類趙孟奎序言凡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
七百九十一首可謂廣矣孟奎字文耀號香谷寄貫
蘇州太祖十一世孫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忠惠
公與魯子也官至祕閣修撰
宋施德初父子及顧景蕃注東坡詩甚詳較王龜齡集

百家注勝之遠矣如赤壁賦吹洞簫之客爲綿州武
都山道士楊世昌亦見施注次孔毅父詩注而王不及也宋
牧仲在吳中得宋刻施注蓋是琴川毛氏藏本中缺
數卷屬邵長蘅補注而刊之人頗譏邵之妄朱竹垞
有上客爲補由儀詞之句亦微詞也當時惟琴川錢
氏有足本毛子晉每欲借鈔補全靳而不予後遂付
之祝融世間竟不聞有全本矣然宋所刻宋板施注
亦非原本嘗見知不足齋有宋板半部其注較近刻
尙多付三四卽世所傳王注亦然予家有宋建本毛
氏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楮墨雖補世類之注亦

多付三四而分門別類及卷數俱異然不同和陶詩
本不在內而今強爲附入以是知古來書籍爲後之
庸妄人刪并錯亂多失本來面目又豈特二書爲然
哉蘇軾詩集宋板常熟毛斧季嗜古不減其父嘗讀手跋趙孟奎分類唐
歌詩殘本自言展轉訪構幾于心力俱殫因摘其大
畧以見前輩求書之篤非後人所能及云趙氏分類
唐歌詩乃鄉前輩藏本後以售于先君者先君見背
後先達爲予言此書世間已無第二本子急歸檢之
按照目錄僅存十一爲惋悵久之因思以天下之大

好事者之衆豈遂無全書傳聞武進唐孝廉孔明子
昭有之託王石谷聲往問無有也先是託王子良善
張訪於金壇甲辰二月子良從金壇來述于子荆之
言曰唐氏舊有其書須價百金因思于與唐姻婭也
果能得之鳩工付梓不過傾家之半遂可公之天下
俾讀其書者如入建章而睹千門萬戶之富此生樂
事孰踰于此矣盍再訪諸卽欲鼓棹內兄嚴拱侯垣
曰此韻事亦勝事也吾當往次日卽行道經丹陽宿
旅店樓中深夜聞戶樞聲雞初鳴鄰壁大呼失金諸
商旅皆起將破行戶皆局縮不得出天明伍伯來追

宿店者二十三人拱侯居首爲與失金者比屋也甫
旬見縣令命各出囊中金召失金者驗之布金滿堂
下多者數百最少者拱侯也及驗畢皆非遂出拱侯
曰可以行矣曰未也令不能決當質之於神昇神像
坐廣庭庭中架熾炭上置巨鍋傾桐油于中火炎炎
從油上出向拱侯曰請浴拱侯歎曰毛斧季書癖害
人一至於此乎趙孟奎之唐詩其有無未可知令予
死於沸油何也一老人曰若無恐苟盜金必糜爛不
然無傷也試以手探之痛不甚劇遂醮油塗體果無
損遂以次二十二人盡無恙拱侯曰人謀鬼謀獲湯

爐炭盡嘗之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者
方與旅店鬪及事白盜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壇促
于子荆寓書唐孔明答曰無之竟不得書以歸子趨
迎問唐歌詩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子驚叩之備
述前事既悵快復踟躕焉
查韜荒晚歲游茶陵頗有所眷遂死于其家朱堯亭悼
韜荒詩云路旁香草露中花采采其如秋望賒哀些
欲招無處所不知雲雨散誰家三閩死後屬青蓮之
子高名亦與傳自古才人多好色才人未有不神仙
朱與查為中表兄弟詩蓋閔之亦諷之也

世傳天竺中秋夕往往有月中桂子飄落惟至正壬辰

落在九月十五夜半陳敬初為賦桂林謠云廣寒宮

前秋色老杪櫛子結虬枝杪自注一名杪櫛子剛風吹顛玉

蟾蜍丹桂經霜香似掃雪窺提杵敲丁東驚落瓊璣

銀闕空羿妻嬌居不遑惜蚌胎撒下塵寰中云

錢塘陸麗京晚歲祝髮為僧雲游四方初猶暫歸後遂

棄家長往不知所終有女名華行字纘任七歲即能

詩文常念其父作雲游始末紀歸袁花祝龍自翼集

纘任詩多散佚不傳七歲同父母兄姊送吳公錦雲

司李吳郡一絕云自憐嬌小不知詩執手臨行強置

詞盼燕歸鴻傳錦字吳江楓落正愁時見尊前話舊
魏舒者桐鄉人少學浮屠氏法句名符舫工詩嗜酒不
安淨業邑令吳某逮繫於獄將嚴治之會移他邑代
之者為滿洲舒瞻偶錄囚入獄見壁間詩詢知為魏
作大喜立出之而加冠巾焉魏感其德更名舒字曰
更生嘗以詩謝吳令云鍛得頑金能繞指不知何以
謝良工蓋吳性嚴酷時有吳鍊匠之目云

陳世大字敬微海寧人詩工咏物嘗作百花詩極為同
邑查求雲太守克建所賞如鷓鴣香共二三里忽見
梢開六七花梅行過小橋香忽送吹殘短笛月微昏

同一庭遲日黃鸝轉十里香泥紫燕飛杏誰將帝女
江邊泪染作漁郎洞裏春夾竹桃諸聯亦彷彿茗齋之
遺也

明西昌鄒青士萬選少日負其才氣目空一世詩歌賦
咏自總角至弱冠之歲已不下數十萬言後遭流寇
之難家為之破無何又遇事須繫者累年久之得釋
所存有燹賸編圈屏屬橐搜寧集等其詩頗近香奩
自謂皆有所寄託今錄數首於此笑語歡從陌上來
懸知鬪草賭釵回柔風護得香羅穩不許游人亂著
猜踏幾度驚魂夢好風無聊卻當是真逢偏教異日

真逢處倒要翻疑作夢中無題又秦鏡詩云寶鏡如銀
解照妖肺腸私曲總難逃阿房複道都懸徧何不當
初題高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稍一抹青如畫
知是淮流轉處山此秦少游泗州東城晚望詩也見
淮海集中而沈歸愚入之別裁集

閨秀鄒氏若瑗梁溪人適太學生朱汝綸若瑗少工吟
事旨格清遠不慕華貴在東吳彷彿有陸卿子之風
其尤雋警者如一村通畧約欲往翠微重邱屋蘿全
補竹籬雲半封溪聲咽殘月山色破寒鐘早有鳥驚

起幽人策短筇

曉起舟行
村塢中

落日照離顏看君辭舊山

琴書元不賤菽水故應艱匹馬齊烟裏荒原魯樹間

殘秋一聲雁何處穆陵關

送女夫秦凌
滄游山左

乍寒乍煖落

花天好景全消又一年蝶影飄殘桃底露鶯聲啼破

柳梢煙休彈錦瑟傷青鬢誰向紅樓惜翠鈿惆悵王

孫歸路杳任他芳草白芊眠

送春

盤螺漸上碧雲梯萬

木森森寺逕迷古渡遙連瓜步暝危崖橫壓海門低

屐粘石磴蒼苔滑杖挂煙蘿濕翠齋欲問華陽真逸

事江流又擁夕陽西

登焦山頂

落日挂江樹蓬窗四月秋

夜潮回客夢何處是揚州

夜泊丹徒

虛綠搖窗鏡影空庭

梧瑟瑟翦秋風水晶簾外朦朧月人在秋江碧練中
延清閣若瑗性至孝在室時刲股和藥療母疾者再
沒後秦小峴觀察梓其遺集曰亦南廬小橐女配觀
察亦能詩觀察嘗咏其潞河南還舟中作有千里歸
帆渾是夢綠楊影裏畫橋西之句觀海堂
青梅軒詩話徐凝絕句殊有佳者不盡惡詩也如娟娟
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語兒及不寒不暖看明月
況是從來少睡人極似香山其留辭川守侍郎云一
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到朱門淚先盡
白頭游子白身歸

又云元稹水上寄樂天云眼前明月水先入漢江流漢
水流江海西江過庾樓庾樓今夜月君豈在樓頭萬
一樓頭望還應望我愁此格古今絕少
又云長水鴛湖權歌百首一時寄興之言補綴舊文以
資驅使古人所謂有一不可有二也後之效者南宋
雜事詩遂得七百首紙札無情任其搖擗果何取乎
青梅軒詩話陽羨史位存承謙著位存與弟衍存承
豫竝以詩鳴荆南位存有秋琴集小眠齋詞衍存有
蒼雪齋集

藝海珠塵

弄經樓詩話卷一

男壽照南輝覆校

藝海珠塵

吳 省蘭

拜經樓詩話

泉之輯

吳 一 齋 篋

石門 蔡 德淳

元錢惟善

士登校

試羅刹江賦

以七發之曲江為卽浙江楊廉

夫騷之說者

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

國朝朱竹垞

復以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

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

韓江汪容甫 中及吾

友俞君秉淵

思謙 皆為之論辨余間攷王充論衡書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石門 蔡 德淳 士登校

拜經樓詩話

吳 一 齋 篋

元錢惟善試羅刹江賦以七發之曲江為卽浙江楊廉

夫騷之說者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

國朝朱竹垞復以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

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韓江汪容甫 中及吾

友俞君秉淵 思謙 皆為之論辨余間攷王充論衡書

藝海珠塵 吳 省蘭 泉之輯 拜經樓詩話 吳 一 齋 篋 石門 蔡 德淳 士登校 元錢惟善 試羅刹江賦 以七發之曲江為卽浙江楊廉 夫騷之說者 皆謂廣陵江無濤而錢塘江有濤也 國朝朱竹垞 復以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以證 之近人頗有疑錢說之不然者 韓江汪容甫 中及吾 友俞君秉淵 思謙 皆為之論辨 余間攷王充論衡書

虛篇之論三江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
陵江此明錢塘江與廣陵江判為二江矣又曰廣陵
曲江有濤文人賦之蓋卽指乘之七發又曰曲江有
濤竟以隘狹也然則舊曲江本有濤由當時江面隘
狹之故後來江面寬平故遂無濤錢塘江面始終隘
狹故至今尙有濤仲任去枚乘未遠所見相同惟善
生後千餘年輒欲奪廣陵之濤與浙江豈其然乎又
按廣陵侯廟未見于咸淳臨安志考西湖游覽志廣
陵侯廟在石塚本名協順廟其神陸圭昭慶軍人也
宋宣和中引兵攻方臘敗之沒而爲神嘗與其三女

效靈江岸淳祐中賜廟號協順封神爲廣陵侯是宋
之神號與漢之疆畛初無相涉竹垞偶見廣陵侯廟
遂爾賦詩以證錢之曲說始未之深攷與元宣城貢
奎亦封廣

陵郡
侯

鄞縣全吉士

祖望

相傳爲同邑錢忠介公

肅樂

後身人

未之信後吉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公後人來賀者已
在門訝其知之速曰夜來聞影堂中人言謝山舉子
可喜可喜謝山吉士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
子詩云釋氏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強傳會謂我
具夙根琅江老督師於我實前身一笑姑應之燕說

善每水集

拜經樓詩話卷二

二

漫云云昨聞正氣堂預告將繼辰在我終弗信傳之
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兄生
而穎悟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無哀當再來
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然謝山所舉子
亦蚤夭無後豈絕續之理雖鬼神亦不能爲之主耶
宋荔裳先生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
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盡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
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
爲尼名道啓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
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

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且以七首戡胸幾殞卒度
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計無所歸
憶有舊侶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之而又不
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
卒所疑送于官太守葉滋齊廉得其實閱其名家女
欲送還鄉里女泣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聞父母竝
下世藐焉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對桑梓苟得一
茆庵寄跡儼除夙孽私願足矣時吾邑楊自西少司
馬方撫黔飭所屬從其請查悔餘內翰適在楊幕中
賦中山尼一篇以紀其事

盛百二袖堂筆談載濟南
教授萊陽周某某言玉叔女

寶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內翰在
楊幕所見而紀之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諗焉
石獮生江南山谷蓋蛙之美者四足尤長皮若蟾蜍而
色紫多疱聲類犬吠故獮字從犬旁作昔人所謂紫
色蛙聲者殆指此與義興諸山尤多陳迦陵竹枝詞
云紅糟薄醉蒸山獮銀縷如絲切柿狐攷穆希文蟬
史山蛤一曰南風蛤又曰石蟪生山谷中遇南風則
出背黑色非磊兩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為上品連皮
蒸熟味在于皮也騫按左思蜀都賦蠖蟻山棲黿龜
水處劉逵注蠖蟻鳥名也今所謂山雞何義門謂蠖
蟻乃蛙類而大俗名山雞所糾良是猶今吳越間呼

青蛙為田雞也劉氏誤認禽中有山雞遂指蠖蟻為
鳥名足證遐注之失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句何義門詆為
外道騫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尺餘
色青如蛙土人呼為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
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體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
復化雉唐人詩似未可輕議
宋李雁湖箋注王半山詩集海鹽張氏所雕者乃元劉
辰翁節本失雁湖本來面目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
刻半部箋注竝全每卷後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

誰手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卽雁湖所補考壁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于嘉定壬午至理宗紹定庚寅雁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四美之流爲之則未可知耳

唐人咏息夫人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息媯事始著于左氏而國語及公穀竝不言之劉向列女傳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何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

身更二醮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曩日遂自殺息君同日俱死楚王賢夫人之守節而死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烏有所謂生子而未言者中壘父子皆明左氏篡頌此書獨不取其說當必有據予疑楚王當日或因夫人不從而死別取夫人姊姪之媵息者充之亦號之曰息夫人是生堵敖及成王者則未可知正如蜀之有兩花藥夫人也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自述往臺灣歷諸番社採買硫觔記海外諸國風土其書與稗海紀游大畧

相似末附臺郡番境歌今錄數首于左

七鯤安平城傍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少岡性堅如石舟犯之立碎鯤身作浪海天

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雪浪排空小

艇橫渡小紅毛城勢獨崢嶸平城渡頭更上牛車坐

沙堅水淺小舟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

日暮還過赤嵌城編草為牆取次登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捍醒三更夢帳底斜穿

遠浦燈無檣故也男兒待字早離娘有子成童任遠颺不

重生男重生女家園原不與兒郎番俗以婿為嗣有子不承業故不知名

番兒大耳是奇觀番兒以耳大者為豪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

漸大如錢如盤復如盤則垂肩行則撞胸輕身捷

足似猿猴編竹為繩束細腰番以射獵為生腹大則走不疾故為繩束之

等得吹簫尋鳳侶從今割斷伴妖嬈結縭之深山負

險類臆屯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門戶髑髏

多處是豪門番種實繁舉觀數詩臺郡風土之異

已約略可見此書雍正十年知將樂縣事蜀安岳周

于仁嘗為之序

宋曾達臣獨醒雜志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淵明所居

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刺史即地立淵明祠

洪芻駒父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

淵明醉石土俗遇重九節攜酒擷菊酌奠祠下歲以

爲常按靖節祠及醉石今不知猶在否唐陳光有題
淵明醉石詩曰片石霞寒色先生遺素風醉眠芳草
合吟起白雲空道出乾坤外聲齊日月中我知彭澤
宋後千載與誰同又王貞白詩曰片石陶真性非爲麴
蘖昏爭如累月醉不笑獨醒人積疊莓苔色交加薜
荔根至今重九日猶待白衣魂二首見分類唐詩
藕花多處別開門牛帶斜陽過遠村不爲籬疎增日及
祇因人看煮黃昏此西湖僧篆玉山居雜興詩也按
牡蒙一名黃昏見急就章注陳后山詩有黃昏湯王
厚齋謂卽此

何無忌與人論詩云欲作佳詩必先尋佳韻未有佳詩
而無佳韻者也韻有宜於甲而不宜於乙宜於乙而
不宜於甲者題韻適宜若合函蓋惟在構思之初善
巧揀擇而已若七言歌行抑揚轉換用韻頓挫處尤
宜喫緊理會此處最能見人平日學力淺深工夫疎
密乃至排律長選亦宜斟酌韻脚穩妥庶無牽強搭
湊之失可見工詩者未有不留意于韻令人衝口吟
哦但求叶韻甚則次韻疊韻連篇累牘徒使唇焦腕
脫令人生厭無忌名白溫州人少爲郡小史司李龍
君御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醮之且延譽

於海內遂有盛名崇正初以老壽終於梅嶼山中有
汲古堂集

宋林同子真福唐人父遇號寒齋有隱操同見宋史忠
義傳失其名稱林空齋查初白先生為攷證載之福
建統志中子真嘗探古今人物之孝於父母者為孝
詩三百首劉克莊序謂其事陳而意新詞約而義博
子讀其咏茅容殺雞奉母云雞乃為母設蔬惟與客
同賢哉茅季偉誤矣郭林宗范滂云寧將身塞禍不
忍母流離我自不為惡黃泉今有辭徐季登云南州
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喪竟隱居王脩

云去年今社日撫事倍酸辛罷社為兒泣鄉鄰定可
人鶴云好是鶴鳴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
物之情援云不忍身逃箭知為母塞瘡人心有如此
獸面亦何嘗皆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而理自見宜為
後邨所推許焉

唐周曇作咏史詩數百首都乏精警唯咏君王后一首
云連環要解解非難忽碎瑤塔一旦閒兩國相持兵
不解會應俱碎似連環殊有意致

簇簇魚鹽喧古市聲聲絃誦徧儒家此宋姚述堯過青
田句也見方輿勝覽按述堯字進道錢唐人紹興二

十四年進士所著有蕭臺公餘詞一卷生平與張无垢施彥執諸公友善橫浦集中有和進道詩彥執北窗炙輠錄述進道語尤多炙輠錄謂進道華亭人豈其祖貫與竹垞選詞綜直以進道為名而所載三年枕上吳中一首又見於東坡集不可解也

周松靄大令夙精華嚴字母之學嘗著悉曇輿論又輯杜詩雙聲疊韻括略以為音聲之道本乎天籟若夫雙聲疊韻則三百篇已肇其權輿漢魏洎晉宋以前大都闡與理合齊梁而降風氣尙屬初開唐賢明此者多而少陵更擅勝場惜自來讀杜者無慮千百家

從未有論及于此其體例有雙聲正格疊韻正格雙聲同音通用格疊韻平上去三聲通用格雙聲借用格疊韻借用格雙聲廣通格疊韻廣通格雙聲對變格疊韻對變格散句不單用格古詩四句內照應格凡十二類所摘古近體詩句自杜外附漢魏六朝至唐宋諸家自謂凡數易稿閱二十餘年而後成其致力可謂勤矣此書實發千古之祕要非深通音韻者不能知其妙也
李之佳品莫過于樵李生青熟赤其甘美多津真不減玉乳之梨每顆必有一爪痕相傳以為西子曾搯之

造物之奇殊有不可理詰者竹垞樵李賦謂惟嘉興
縣東淨相寺有之寺僧恒苦官吏之擾而伐其樹今
此種流傳尚不絕予兒時嘗過尊聞查丈于橫漲橋
在初白先生敬業堂側見一樹乃始得嘗歎為獨絕
未幾樹死近日邵灣諸山往往有之雖亦有爪痕而
味遠遜始如踰淮之枳矣

唐李蟻詩世不多見宜興善卷寺有題石壁一首曰四
周寒暑鎮湖關三臥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
解龜終得遂生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蚤
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蓋蟻大和時

嘗見白龍于此其詩尚有元和遺音蟻本名虬將赴
舉夢各上漆一畫成虱字及瘡曰虱者蟻也乃更名
果登第皆可補唐詩紀事之遺

昔范攄和南越詩有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撞花嘗為
牛翰林所哂然淡菜亦見昌黎集中孔幾長吉詩亦
云淡菜生寒日近有杭士酷喜吟詩專咏俗物如等
子鈔馬之類淡菜一聯云性善多裨益形羞有比倫
上句蓋用唐本草也見者無不絕倒

唐人賦馬嵬詩者動輒歸咎太真惟徐寅一首云二百
年來事遠聞從龍惟解盡如雲張均兄弟今何在卻

是楊妃死報君足爲此娃吐氣
少陵戲作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按花卿卽花驚定爲成都尹崔光遠部將舊唐書
高適傳云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
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而崔光遠傳謂
花驚定將士肆其剽掠婦女有金銀釧者多斷腕以
取之蓋其暴如此今丹陵縣有花卿塚過者多題詩
黃魯直所謂至有英氣血食其鄉者按李蘭於元一
統志云花驚定入蜀克牙將先討叛將段子璋有功
後征南蠻又有功唐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

戰已喪其元尙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有浣紗
女在旁謂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神之
葬溪上因植戈于塚祝曰戈若發生當爲立廟已而
戈果生遂立廟歷代封贈廟食至今杜甫詩云據
此則花卿爲牙將時雖縱暴掠厥後忠烈實有過人
者轉惜少陵不及見之耳
蜀僧居簡號北礪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礪詩後題云
新詩尤佳三復愧歎然有一說不得不告林下名作
將以垂遠不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意幸
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錄此語于詩集之

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石鼓文避車既致好避馬既駢音君子鼎二毛鼎煖

諸家釋鼎為員繡為獵或云員員言從獵諸臣衆多

而有禮儀獵獵旌旗搖動貌旂旌上綴旒然于讀法

究不成句惟馬氏釋史謂員古與爰通旂即游君子

員員獵獵員旂當為君子爰獵爰獵爰游句調始叶

然馬氏以員為爰非是按員即云也漢書韋孟諫詩

顏籀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周益公謂云乃員之省文

詳困學紀聞

唐李山甫陰地關崇徽公主手痕靈石詩云一拓纖痕

更不收翠微蒼蘚幾經秋誰陳帝子和戎策我是勇

兒為國羞寒雨洗來香已盡淡烟籠處恨常留可憐

汾水知人意旁與吞聲未忍休又有代崇徽公主意

云金釵墮地鬢堆雲自別昭陽帝豈聞遣妾一身安

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山甫此詩盛有名于時然音

調則佳而前首三四一聯于崇徽事實頗未合按新

唐書崇徽公主本僕固懷恩少女懷恩叛降于回紇

及兵敗死徙其家屬于京師大歷四年封其女為崇

徽公主以嫁回紇是公主本罪人之女例當輸之織

室代宗特沛殊恩而封為公主在崇徽當感激國恩

而朝廷亦未足以爲羞也嘗謂二作若移咏烏孫公主及明妃乃合蓋唐屢以帝女和親故山甫假崇徽事以託諷耳

錢塘王昭平職方以乙酉閏六月殉節遺囑後書一絕云身是歸家魂不歸更無一語到香帷自憐節義于今盡略趁清風伴採薇讀其詩想見從容就義之槩卽未能直繼採薇亦文山正氣之亞與真跡今藏三橋蔣氏

古樂府敕勒歌樂府廣題云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多死神武恚甚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此歌神武自

和之予按史言金不知文字改名曰金猶苦難署至以屋山爲識則金焉能爲此歌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當時或令金唱之以安衆心耳沈歸愚選古詩源直以爲斛律金作雖仍碧雞漫志等之論而引

北史云北史實無是語也

嘗得宋陳居中嬰戲貨郎圖設色極有法明嚴氏籍錄簿有蘇漢臣嬰戲貨郎八輔貨郎圖不知所自始或謂與張擇端之上河圖皆追想東京舊事而作攷漢臣在宣和時已入畫院南渡後復官貨郎圖蓋其晚年之筆居中生後漢臣又數十年其爲斯圖豈猶不

能忘情于故國故都者耶因係一絕云路近叢臺酒
易賒花邊柳外足生涯兒童未省承平事只道丹青
是夢華

白樂天母看花墮井事見陳直齋所作香山年譜陳本
于高彥休唐闕史其載闕史之言曰唐憲宗元和十
四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
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忤公者言其
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詩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
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宰
相韋貫之張宏靖也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史氏亦

不辨其有無獨高彥休闕史言甚詳公母有心疾因
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
衣于鄰郡母晝夜念之疾益甚公隨計宣州母因憂
憤發狂以葦刀自刺人救之得免後徧訪醫藥或發
或瘳常侍二壯婢厚給衣食俾扶衛之一旦稍愈斃
于坎井時裴晉公爲三晉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
至四座驚悵薛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
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于鄰里客意稍釋他日晉公
請夕拜之言實存朝廷大體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
晉公所擬凡曰墮井必恚恨也墮獲也凡曰看花必

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至顛隕廢墜
之事樂天長于言情無一春無咏花之什因欲蔽藻
其罪又驗新并篇是尉蓋屋時作隔官三政不同時
矣直齋所記彥休之語如此今鮑氏所刻唐闕史不
載此事蓋非全本也

海昌閨秀朱靜庵在明成宏間以詩名于時前此未聞
也有自怡集十卷今不傳咏虞美人及梅花燈籠詩
尤爲時膾炙又染甲一絕云金盤和露搗晴霞紅透
織織玉笋芽翠袖籠香理瑤瑟綠陰新綻海棠花予
按楊鐵崖亦有此題云夜搗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

紅鴉鶯開來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泛流水朱詩似
奪胎于此而有出藍之妙靜庵名妙端適同邑周汝
航濟汝航爲光澤教諭頗得倡隨之樂而好事者摘
其離落見梅詩至儕于漱玉斷腸之流過矣

舍利菴在宜興西門外里許明天啟間尼寂禪所建寂
禪少失怙恃長而姿首明豔墮籍爲女伶色藝雙擅
每登場舉喉涼曉哀嚀聆者無不爲之銷魂欲絕也
偶至宜演劇吳氏宅纔踏躑踰忽若有省次日卽薙
髮受戒精修數十年趺坐而寂今庵尙在文人過者
多留題咏史衍存承豫一律云湘裙幾摺號留仙縹

縹芳蹤逝百年斷鼓零鐘傳梵課奢雲豔雨說塵緣
心煩不作三生夢響姐能參一味禪拂罷殘碑重惆
悵黃花香滿淨居天儲克莊元臨云紅閨小妹散花
仙誤落塵寰二十年豆蔻春深猶有主鴛鴦夢好竟
無緣舞衫歌扇生前業細草長松悟後禪清磬一聲
溪月上冷冷梵唄響諸天寂禪本姓王氏小字非心
楚之武陵人

王昭平先生遺集久失傳嘗從三橋蔣氏所藏真蹟卷
中得數首登武彝接尊峰云摩空抽碧為蓋軫懸木
飛巖如道引門處惟聞練作橋春行口口鱗勝蚓刺

膚荆棘護痛忘塞面煙巒語言盡見說破網取珊瑚
我今拌命探接尊樓前桂云妾有樓前桂花開子亦
結不鬥繁華春高寄清秋潔闕年同十三半遭風雨
折反似朝露草淚痕隨芽茁轉羨夜合花空名猶暖
熱祇此瑣碎姿能供幾盼悅君若再棄捐轉眼悲枯
節秋杪攢勝報恩寺卽用支字韻云載酒溪邊問者
誰山行得伴且猶夷竹林翠擁同前日楓岫紅稀自
一時龍鉢有蓮新紺宇雞冠似草夢靈芝歸途落照
頻蒸口何事秋吟冷口悲庚午九月北上無錫途中
別送者云為名驅我北無計共君東血淚孤燈下家

鄉一夢中又寄內書云深秋離家今又入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門灰汗相併兩鼻如煙糊塗滿面冷官苦守殊可歎殊可笑屈指歸期尙須半載日望一日月望一月身則北地夢則家鄉言之則又可悲也你第二封書久已收第一封目下纔到寄物尙未收每欲寄你書動筆增淒楚勉強數字真不知愁腸幾迴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當家辛苦不必言況未足支費我一日未歸遺你一日焦心耳新兒安否善視之計我歸已周歲可想離別之感老孃常接過庶慰我念祇簡慢不安夜閒失被且念及新兒之

母何況子兒不能相顧奈何我自拜客應酬強親書籍之外惟有對天疑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者甚多案頭堆積總心事不舒皆成煩擾幸我身如舊不必念我惟願你善攝平安勝于念我八姑好否常隨你身伴勿嘻笑無度勿看無益唱本先生少儆儻不羈攻詩古文能書好詞曲舉天啟辛酉經魁榜發方雜梨園演會真記草橋驚夢齣未竟促者至再遂服其衣冠歌鹿鳴焉時日爲狂文才尤爲主司某所賞識妾某氏出身樂籍亦隨公赴義見查東山浙語芝蘭室集明邢慈靜著才思敏瞻頗脫脂粉纖媚之氣

靜坐云百年身世水流東萬古乾坤亦夢中大道本
空今始信試從無象看鴻濛天上吹簫事有真獨憐
墮落幾千春從今苦海翻筋斗追訪秦臺弄月人咏
風云響鼓檐馬蝦須颭花氣輕飄入戶清坐久博山
香散去一輪明月竹枝聲紅指甲云指如玉筍甲如
銀巧染鮮紅真可羨閒撥瑤琴向繡窗綵絃亂落桃
花片孤雁云凌寒片影下龍荒豈爲奔波覓稻梁欲
借秋風雙繫帛蘆花明月滿天霜慈靜爲太僕子愿
女弟書法酷似其兄母萬夫人極愛憐之必欲字貴
人後適大同守馬拯年已二十八矣觀慈靜諸作其

才華當在香茗之亞竹垞明詩綜搜采極博獨遺慈
靜不可解也

張誠之明經少日詩多不自收拾後見杭堇浦先生謂
宜隨時存彙他日可以自驗其進學之境問于所著
蟲獲軒筆記中見之如咏水花云殘月曉風憐薄媚
空山流水任橫斜玉痕零亂釵枝墮風葉參差竹个
橫肩憑羯鼓催來發多恐絃賓暗裏殘乍見定應傷
歲暮遲開翻喜借春寒又同人分咏室中物得燈花
限講韻蘭室閉重扁松枝輟宵講離離觀玉蟲輝輝
奪珠蚌半吐或垂附微殘猶拗項明發故人來扁舟

沂前港俱佳

萬蒼山在永安湖之濱明錢魯南先生葬于其麓雲耜
 先生汝霖後復何姓之祖塋也墓旁有祠祠中有樓雲耜常
 為之經營焉祠墓竝據湖山之勝而樓尤軒爽登之
 南望大海如杯風帆沙鳥與越中諸山相出沒歷歷
 如繪陳乾初先生與雲耜交尤莫逆每偕諸遺老為
 文酒之會于樓上留連嘯咏蕭寥有世外想其寄題
 萬蒼山樓詩曰不願蓬萊居願作錢墳守高樓俛大
 江萬松蔭其右坐收湖田租精製礪泉酒塵囂隔人
 寰煙波渺漁艘女典書來云今冬湖水甚高較往年絕勝不覺神與俱馳樓至今

尚在名曰湖天海月堯石少宗伯每來省墓必憩息
 于此予以丙辰春薄營蟄室于樓之西偏宰樹與錢
 墳相鄰旁有巨石友朋來遊者間題名其上自謂雖
 不能如陳則梁之海月庵若乾初先生所云錢墳守
 者或庶幾焉

丹陽賀黃公裳作載酒園詩語為陳迦陵所稱世亦不
 甚傳之其論香山云白傳清綺之才其病有二一在
 務多一在強學少陵率爾下筆秦武王與烏獲當作孟說
 爭雄一舉鼎而絕臏矣又云選白詩者從無精識喜
 恬淡者兼收鄙俚尚氣節者并削風藻此子瞻所云

不與飯俱噉卽與飯俱吐者也
又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李獻吉一代大手筆輕豔非其所長效李義山無題云班女愁來賦興豪豪字巖甚墨麟詩卷梅花諸作子尤愛其一聯云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終開視青邱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句奚翅雅俗之分

不與飯俱噉卽與飯俱吐者也
又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李獻吉一代大手筆輕豔非其所長效李義山無題云班女愁來賦興豪豪字巖甚墨麟詩卷梅花諸作子尤愛其一聯云雅值心知原欲笑澹無人賞亦終開視青邱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句奚翅雅俗之分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寧 楊 禮初 勝私校

拜經樓詩話

吳本竊篡

蟲獲軒筆記平子同聲歌思爲莞蕩席在下蔽匡牀按詩下莞上簟鄭箋小蒲之席也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鄭注纁席削蒲蕩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可引爲平子此詩之證昌黎晚秋郾城夜會聯句云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蕩正用此詩中

二字也灑掃清枕席鞦芬以狄香王制西方曰狄鞦
古詩中所謂迷迭兜納諸香大都出于西域故曰鞦
芬狄香鞦芬卽狄香重言之者古人常有此文法如
隱侯所舉阮步兵多言焉所告繁憂將訴誰之例也
素女爲我師儀態刑萬方衆夫所希見天姥教軒皇
刑今本作盈姥今本作老皆非抱朴子黃帝論導養
而質元素二女徐孝穆文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
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與此詩意同言素女儀容
人世罕有昔者曾爲皇帝之師而我今日亦師其態
也詞意質直不當攙入他解世所謂素女祕戲之詞

乃起于唐宋以後道士家言漢魏以前之書無此論
也按誠之論詩義甚詳第以鞦芬狄香爲重言之如
阮詩云者恐未然竊意詩蓋謂鞦之芬由狄之香
卽昔人芝焚蕙歎松茂柏悅之意與同聲義亦協而
以字方有著若楊升庵以香熏履之解尤足噴飯

玉溪生賈氏窺簾韓掾少或謂通韓壽者陳騫女非賈
氏此蓋援世說注也按晉書賈充傳云女旣與壽通
充覺其女悅暢異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
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
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

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考問女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
遂以女妻壽史書之章明如是而世說注乃曰郭子
謂與韓壽通者乃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
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攷隋書經籍志東晉中
郎郭澄之撰郭子三卷其書久不傳劉所引豈卽此
乎然不若從正史之爲得也

影戲或謂昉漢武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多此戲查

巖門

岐昌

古鹽官曲豔說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

陽腔蓋緣繪革爲之熏以辟蠹也歲寒堂詩話摘張
文潛中興碑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四

句爲弄影戲詩彷彿類是

黃文獻公筆記陶公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
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
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尙書黃
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
而遺其祖豈弗深攷與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騫按守亮爲南陽太守未審見于何書攷黃香及子
瓊瓊孫琬竝著于范史而守亮獨未見且後漢人雙
名絕少昔人論之詳矣竊疑自唐以後各姓譜系多
傳會杜撰不可盡信黃公豈亦據其家譜牒而云然

耶

沈約撰四聲韻譜書久不傳今人或指隋陸法言切韻二百六部以爲卽約所定非也王山史山志載郭美命刻韻經云有約故本四聲韻譜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韻今廣同上有十六混十九賺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八有十六昔以駁屠緯真之失案竹垞序廣韻謂近嶺外有妄人僞撰四聲韻譜以欺世山史所云其果可信乎

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竊亦曰十九首似元年河梁似春王子建似

正月

陸放翁前室改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始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傳會之野語所敘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玩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曾爲伉儷者正如玉指蟋蟀鬧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翦去前四句以爲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爲妾云皆不足信

爾疋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云別四名小雅頍弁云蔦與女蘿毛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毛郭皆以女蘿菟絲爲一物按古樂府南山囂囂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

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似菟絲女蘿
一本可以分栽至太白詩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傾
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
草則是截然兩物矣陸璣疏云菟絲蔓連草上生黃
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
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騫按今有藤蔓喜縈附松柏
上葉青而圓不開花不結子當卽松蘿其開花結子
者蓋卽藥中菟絲子菟絲與女蘿判然二物然淮南
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說林訓曰
茯苓掘菟絲死今何其菟絲子之多耶

東坡新城道中詩二首初白翁補注依瀛奎律髓以第
二首爲新城令晁端友和作子觀詩有云細雨足時
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端友豈自譽乃爾乎下又
云人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亦自行役而
非作令者口吻疑東坡用前韻以贈晁令耳故當從
舊本爲當

桐鄉嚴石帆光祿刻意吟咏晚年手錄所著石帆稿方
竟夢一人自稱孔延之爲作序凡數百言夢中歷歷
及覺初不知孔延之何人後叩之友方知爲宋會稽
郡守按延之字長源宣聖四十七世孫慶歷間舉進

士累至司封郎中與曾子固周濂溪友善守紹興嘗
輯會稽掇英集詳書錄解題此外詩文不多見延之
沒迄今七百餘年而猶託夢為人作序文人結習真
不可解也

洪覺範嘗作漁父詞詠萬回云玉帶雲袍童頂露一生
笑傲知何故萬里歸來方旦暮休疑慮大千捏在毫
端聚不解犁田分畝步却能對客鳴花鼓忽共老安
相耳語還推去莫來攔我毬門路右見石門文字禪
今人畫此像不知者第目之為和合耳
論史者每以于忠肅不諫景帝易儲一事鄉前輩張待

軒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讀于公旌功錄志感詩序

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時手授泰

元云子供事實錄獲覩諫易儲一疏憲宗簡及為之

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為人臣者當

以肅愍為法公初諡肅愍爾其志之云按阮氏所云三

疏人鮮有知者公嘗撫膺曰一腔熱血灑于何地意

惟易儲未慊于懷爾王弇州謂監國而即真而易儲

情勢所必然此子房不能得之于漢高公安能得之

于景帝哉弇州止以當日情勢原公之心未嘗見公

疏也今觀阮氏詩序始知有諫易儲請復儲三疏公

真無負于二帝矣獨恨阮氏不卽以三疏載公集後
 公絕口不言固不求知于天下後世不可以不知公
 也海寧張次仲志大興朱石君中丞篋中檢得此跋
 題詩其後云少保功烈在中葉手補天缺日再中有
 貞瞳皆挾宿忌原繁死矣冤填胸世儒多口得公罅
 頗疑首鼠類韓公再安社稷勳震主汾陽豈與山人
 同嬰鱗造膝事茫昧論世未遽關汗隆竊謂公功在社稷卽不諫
易諸亦無損于公阮君闢幽意更厚三疏疊疊宣純忠嗚呼
 大賢信無間碧血一灑銀河紅昔編明紀未博攷志
 此逸事傳無窮某昔與脩明紀綱目時未會見此昔天台齊次風侍

郎未第時讀書萬松書院嘗夢于公來謁與之抗禮
 謂曰昔英廟易儲某實有疏諫留中不發君他日幸
 物色之後次風預脩明紀入皇史宬徧檢三日不可
 得嘗有詩紀其事合二事觀之益可見忠肅之冤矣
 宋人小說每多不可盡信王銍默記宋平江南大將得
 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燭云煙
 氣愈甚問宮中不然燈邪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
 照一室如晝日漁洋作南唐宮詞用之案賢愚因緣
 經王昇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牀用紺
 流離王令坐彌離夫人言王來大善但王衣服有微

煙氣令我淚出王因問汝家不然火邪冥暮何以爲
明答言用摩尼珠卽便閉戶出珠明逾晝日默記似
從此傳會要皆無稽之談也

曹石帆司馬身處流離顛蹶之際詩多蒼涼抑塞讀之
可想見其大槩星輅客影北江南征諸集皆其從子
正則度手定而梧江唱和詩則丙戌夏司馬督狼兵
時與瞿公稼軒唱酬之什也附錄數首于左閒來不
是會冠裳御史邀同司馬觴山列星文驚倒出寺鄰
水次覺幽藏穿將石窟人忘暑步過荷池衣自香遊
興未酣天入暮誰言日晷夏偏長同稼軒遊
七星岩循波曾

未用褰裳蘭若相從許泛觴白羽檄邊憐去住青蓮
座底話行藏周尋日飽諸名勝眞覺心空有異香雅
會快尋難遽別徘徊盡日不知長豐前
嶺披將白葛短
衣裳岸噴臨流夜引觴燈下影來飢鼠出舟邊水響
逝魚藏火明沙浦依高岸風動蘅洲送遠香最喜新
秋還得月涼生歸夢定須長和稼軒
夜坐戎衣猶未訖垂
裳且自隨時寄咏觴烽火初傳千騎退蒲帆好趁五
湖藏閑思吏隱追前輩靜學禪那覓定香理亂不關
非性懶堯天須得許由長再和稼
軒遣懷司馬產于歛長于
浙弱冠從父遊大梁占籍補開封郡諸生少慷慨懷

古有橫江浪滾似山移之句識者謂是高子業一流人

曹正則號越北退夫亦曰曩恥民嘗自作曩恥民傳僑居語水少從禹航俞嘉言游學詩古文有南村栗里之風五言風骨尤高如燈昏風上下窗罅雨微茫對影清于夢離聲斷盡腸暗蟲通夕響溼雁片雲藏轉入深更坐悠然夜路長雨巾夜坐含涕凝芳樹悲風惜去帷同心不待結交頸更分飛鏡在憐空影香殘落故衣年年花發處情至忍多違無題終歲邊聲動流光滿地埃干戈燭影裡日月戰塵來身逐馬蹄下春隨戍

鼓回燈前千古涕心事問西臺

已丑除日追和七言謝皇初原韻

有和項易菴畫明妃夢回漢宮圖用武塘相國牀字韻云徘徊却立殿中央猶見寒雅帶夕陽奉帚長思依日月控鞍何意踐冰霜星河路隔鴛鴦關毳帳香生蝴蝶牀千里峒峩魂不惜五更環佩夜深長和陸麗京送遠曲云仙居縹緲隔蓬萊乍去人間事可哀青鳥未回誰作使斑駁欲駕竟無媒毫濡綠鬢迎桃葉壺貯紅冰泣夜來總是恩情難久繫綵雲飛向集靈臺正則所著帶存堂詩文集若干卷橫山葉燮爲之序

珊瑚鈎詩話武侯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
得故余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
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案八陣圖
有三其在沔陽之高平者酈道元已言傾覆難識在
廣都之八陣鄉及魚復永安宮南者雖江水瀕湧而
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初不紊亂昔人言之詳矣至木
牛流馬法見杜氏通典十卷後人亦有仿造者似未
可盡云亡也

海寧鍾彝敘性穎敏多智巧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
凡至十餘獨坐其上仰觀天星間道祲祥多驗又欲

求諸葛木牛流馬遺制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
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斲削
果能動且躍過檻見蟲獲軒筆記彝敘名調邑諸生
蓋實一奇士惜張表臣未之見也

竹垞賦風懷詩二百韻爲時傳誦晚年刻集屢欲汰之
終未能割愛諸草廬云古人稱惜墨如金竹垞之作
風懷也殆不然亡友秀水楊君子讓謙嘗爲予述之
如此子讓註釋曝書亭詩集人稱其博過江浩亭遠
甚於風懷詩攷證尤詳幾欲顯其姓氏旣而復自裁
節蓋猶之乎草廬之意也

劉貢父詩話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闓嘗獻丹書及帝
 升遐聞逃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鐘樓云遠寺千
 千萬萬峯次句頑童趁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
 孫瑾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
 已亡去案詩末二句與東坡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
 輕打五更鐘意畧相似而坡公筆何等婉致咸淳臨
 安志載閬靈隱寺詩首句恰與此同閬集今不傳疑
 劉所云或出於附託
 明錢唐李子陽先生成化甲辰大魁入翰苑累晉少
 宰未任卒其事蹟見于鄭曉王世貞等所紀載明史

無傳當時吟咏多與王德輝華吳原博寬王濟之整
 白秉直鉞程克勤敏政諸公唱酬其東厓集世頗罕
 傳予從鮑綠飲廷博所收遺蹟卷中得詩數首六安
 新茗出旗槍彷彿猶存官焙香賴有玉堂交誼好每
 分春露潤枯腸諫議高情今古稀官將書信寄茅茨
 蒼生蘇息誰能問兩腋清風且自知紫崖學士惠茗五十五
 年如夢中生兒幾度轉頭空常思老去身填壑陡覺
 朝來氣吐虹慈母喜歡知有後舊家詩禮未應窮商
 瞿可信吾何德且說如今尚可同臘月八日志喜先生晚始
 得子同朝諸公賀詩尚存所居在潘闓巷故篁墩有

忽驚巷額題潘閔愧我無詩紀勝遊之句潘閔巷今屬駐防營
二十二史中宋遼金元四史宋失之燕三史失之略而
遼史尤爲簡率錢塘厲太鴻嘗作遼史拾遺以補其
闕近予友吳江楊列歐進士又作遼史拾遺補周范
兮大令少日著遼詩話深爲歸愚先生所稱賞其序
略云宋元明俱有詩話爲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
備士林有餘憾焉王新城作五代詩話以授黃崑圃
先生爲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范兮是編
博採羣編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
下及謠諺事典而核語贍而雅白蕭后文妃之誣著

張孝傑趙良嗣之姦可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
雅之故實輔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遼行程記史
愿亡遼錄之畧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
夢元人之徒俛拜牀下芟兮詩話之成吾知遼代君
臣必有感謝入夢者南康謝蘊山方伯讀松靄遼詩
話題絕句二十四首予尤愛其四時捺鉢振天威殪
虎秋山漫賦詩五个翁翁多瞌睡林牙憂國淚空垂
洗妝樓傍舊蓮池金縷香殘補十眉諫獵一書陳永
巷霜飛白練結相思瑟瑟傷時憫直臣燕雲夕枕暗
紅塵白頭宮監談遺事芳草萋萋廢苑春水濱脩禊

興超超援筆詩成壓衆僚遷客得霑天雨露妄傳閱
事紀焚椒獵取西樓竝轡馳故宮禾黍不生悲釀成
邊釁傾宗社枉咎降人郭藥師殆不在漁洋論詩絕
句之亞

陶靖節詩大率和平冲淡無艱深難讀者惟述酒一篇
從來多不得其解或疑有舛譌至宋韓子蒼始決爲
哀零陵王而作以詩不可顯言故多爲度辭隱語以
亂之湯文清漢復推究而細釋之陶公之隱衷始曉
然表白于世其蜡日詩舊亦編次述酒之後而文清
未注予細讀之益猶之乎述酒意也爰爲補釋于左

俟考古者論定焉風雪送餘暉無妨時已和此感蜡

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隆臣民梅柳夾門植

已多附從不必更滋防忌故曰無妨也

一條有佳花梅喻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

趨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

佳花有者猶言無有乎爾

多裕以毒酒一巵命張偉帝自飲之而卒又命

爾言得謂裕者其謀也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而附姦黨惡者衆也

山又東三十里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

陵之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家事也淵明爲桓

公曾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幾明多

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使我祖若

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效採薇之意也

宮詞始著于唐王仲初繼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

十家之刻昔人論之詳矣宋岳倦翁有宮詞百首曰
棠湖詩稿世頗罕傳亦未載于玉楮集其自敘畧云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當有以寓諷諫而美音容若王
建世託近倖花藥身處宮闈言多涉于褻俚適猶子
規從軍自汴歸述宮殿鐘虞儼然猶在慨想東都盛
時文物典章之美因效其體以示黍離之未忘也云
未知真出倦翁與否茲擇其尤警策而可與記傳
相發明者錄于左雉扇纔分識聖顏紫宸上閣正催
班退朝花底紛歸騎春在金門萬柳間太液沈雲冷
浸菰宮簾捲月挂珊瑚插天樓殿涼如洗好是承平

七夕圖銀鬢翠管怯冬時臘近金門賜口脂無數槐
龍擎積雪日華漸上萬年枝夜深雪壓內門前一榻
還驚四壁天上相傳觴妻擁炭歸來鼯息頓安眠駮
駟雙馳挽六鈞一枝花藥委紅塵相輝樓下空排馬
徒見寧王奉太真尙方絕製別精鏐寶帶親傳鎮庫
收二十八條真紫磨人間那識紫雲樓十里金明貫
寶津鴨頭新綠水粼粼玉卮齊獻堯階壽柳色花光
一樣春五原塞下款呼韓春草新迷拜將壇從此車
書三萬里邊臣日日報平安屬車望幸溢東方朱軛
金吾夾道傍却笑忙黎驚鹵簿始知官是綠衣郎注

輦衣冠聽九臚周家王會拜新圖儀鸞扇簞瞻朝退
掃得金蓮撒殿珠宮簾匝地晝陰移紅拂金壺殿腳
隨玉鳳墜釵心暗卜聖情有喜近臣知昭陽殿裏兩
枝春萼萼曾承雨露恩自是百王無聖斷瓊車雙出
內西門麟麟翟輅八鸞鳴佐餽瑤池奉玉觥一事百
王元未有聖人仍是聖人甥宮樣新裝錦纈鮮都人
爭服孟家蟬天心誰識符真瑞待見中興第十傳
文獻通攷載侍兒小名錄一卷續一卷引陳氏書錄解
題曰序題朋溪居士而不著名氏或云董彥遠家子
弟所爲焉按彥遠名道朋溪居士蓋卽其子弁也字

令升朋溪在宜興縣東北五里弁嘗僑居于此自謂
與溪爲朋故號曰朋溪孫覲爲之記又建楚頌亭于
溪側侍兒小名錄明人刻入稗海題曰侍兒小名錄
拾遺共祇一卷似已非董氏之舊弁所著聞燕常談
廣川家學新定志等書竝見于書錄解題獨此書稗
海又妄題張邦幾而次諸張邦基墨莊漫錄之後邦
幾邦基一人邪兩人邪錢希言戲取引之又作張邦幾蓋愈傳而愈譌矣傳
疑六七百年而今始得作者名氏亦一快事令升詩
集今亦失傳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載瀟
山集蓋弁守新定時也

藝海珠厓
骨牌之製未詳所始陳乾初先生嘗作骨牌頌云千古
奇文河圖洛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
變化遂申義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
成訓疇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孰能
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則安用智巧理以
制欲私不勝公展兮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爲
大同不成之成是爲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
之功以參天地此雖涉于游戲然出諸儒者之筆故
自有理解

鶴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

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鄱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
鼈雪天牛尾狸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板
筍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
音韻部老案于上爲一笑羅以爲四者皆海鮮也予
屏畫月老案于亦浙人生長海濱初未曉四者爲何物當俟博聞者
論之

舜江盧紹弓學士性敏達而好學一生手不停披凡經
史百家之書無不句讎字勘丹黃粲然且無一懈筆
校刊漢魏諸儒書皆有功學者其詩以餘事爲之然
亦不落輓近少日尤爲外祖馮山公外舅桑叟甫二

公所賞識其父敬甫先生示子詩曰外祖馮山公文
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山公沒數十年
遺集以被火未刻錢塘仇荔亭廣文詩有忘却山公
一卷書之句學士聞之即日鳩工開梓其樂于聞善
如此

皖上方素北 中履 少罹患難著汗青閣詩集多危苦之
調大半爲其父辯誣訴屈不獨自述詩一卷而已故
陳迦陵謂情深君父齋種白楊身歷興衰曲多紅豆
蕭大園書牘頗聞辛惋爲宗劉越石詩章惟以悲涼
爲主其四時宮詞云宮中春到早嫩綠嚙黃鶯惟有

昭陽殿難容青草生三十六宮人齊到黃金殿君王
無特恩各賜端陽扇露白琉璃瓦居然入禁中君恩
如白露應亦到西宮雪夜至尊前無風動燈影侍宴
下珠簾不知簾外冷頗得唐人遺意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溥稍見朝霞上此
謝元暉京路夜發詩也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
途中作詩有云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
二初齋讀書記亟推之以爲後來居上不知小謝詩
繪晨光之熹微真所謂霏藍翕黛中時有爽氣文宗
語絕無蘊蓄而陰懷嫉伎之心已昭然若揭使明宗

蚤覺何至墮其術中倪氏之言未免唐突西子亦失
知人論世之意

明姚江王德輝先生文成公父也成化辛丑賜進士第
一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性至孝母壽逾百歲卒公亦
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錢塘李東厓少宰晚
始得子同朝多賀以詩公詩曰夢羊吉兆果如期未
必他時不白眉抱送曾聞來釋氏試啼定識是英兒
生涯莫笑中年遂餘慶偏于積善私百世箕裘今有
託眼前何止慰萱慈公有垣南草堂及龍山等臺見
千頃堂書曰此詩墨蹟今藏予家款署東厓先生年

契而自稱年生云

詩品曰輕薄之士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
眺古今獨步而師鮑照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
得黃鳥度青枝自棄于高聽無涉于交流矣案日中
市朝滿明遠代結客少年場行語黃鳥句未見于謝
集不知出何詩也陳直齋云宣城集本十卷紹興中
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
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
視詩劣焉以爲雖無傳可也今世傳宣城集止上五
卷然則下五卷皆文字而無詩曠與眺論詩相善所

見故當不止此十卷耳
楊羲承孝廉學易少攻科舉之業爲邑中所推初不以
詩名然偶一舉筆殊有見解惜多散佚不傳身後門
人俞止舍思謙刻其遺詩一卷曰抑隅堂集中如顧
俠君選元百家詩以元遺山先生冠其首因題于後
云古人立身有終始麥秀歌殘肯再仕選詩莫作文
藝看是中微具春秋旨箕山琴臺誰所作神童合數
元才子天興初年知制誥九天珠玉隨風起拖雷車
聲動地來如帶黃河何足恃紅燈火滅紙鳶斷金字
樓邊龍矢水三十七軍走北地五百餘人僂東市孤

臣虎口拔身去野史亭前日延俟空山遺稿天畱在
欲訴愁襟憑寸紙先生構野史亭于家古來期頤最
誤人每恨賢豪不能死天公欲使名德昌早遣先生
騎箕尾先生國亡不仕元世祖聞其名生前不作莽
大夫死後應書前進士誰將詩集冠蒙古想見九原
目猶視淵明豈肯臣寄奴我欲揮毫刪宋史若將公
集殿中州完顏一代成起止維持風教勿墜地豈獨
先生堪雪恥嗚呼丈夫國亡多變節編入興朝亦宜
耳憑誰寄語馮瀛王畢竟置身何代是義承久困棘
闈至乾隆壬午年已五旬因發憤禱于漢前將軍願

減算以博一第所得五十功名心已灰籤追秋試首
題為加我數年二句是科遂獲雋明年春偕計吏北
上復叩前門關帝祠得我曾許汝事和諧一籤怵然
有省且憶劉忠定言他論五十為卒之語即束裝南
還至家而卒

大夫宗室劉忠定公 男壽照南輝覆校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沈 舒華 雲程校

拜經樓詩話四

吳 騫 纂

昔人多為口語凡七字中兩協韻此體殆始於漢盛於
東京沿及兩晉六朝至隋唐以後不多見聊書所記
憶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前漢霍關中大豪戴子高後漢
戴良五經紛綸并大春後漢井殿中無雙丁孝公後漢
丁鴻關東鮐鮐郭子橫後漢郭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

傳戴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後漢胡關
西夫子楊伯起後漢楊震傳問字不休賈長頭後漢賈逵傳道
德彬彬馮仲文後漢馮豹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後漢許慎傳甌
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後漢范丹傳仕宦不止
車生耳漢諺重親致歡曹景桓曹全碑一馬兩車茨子河
東觀漢記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僭僭東觀漢記聖元漢記
茨充傳楊政德行恂恂召伯春東觀漢記五經復興魯叔陵
傳東觀漢記五經縱橫周宣光東觀漢記關東說詩陳
魯不傳陳鸞傳不畏疆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君期東觀漢記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冰楞丁秀

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
周甫天下英靈趙仲經袁山松後漢書厥德神明郭喬卿華陽
志仕進不止執虎子魏略蘇州中晔晔賈叔業辨論
洵洵敬文通魏略賈洪傳德行堂堂邢子昂魏志邢願傳以官
易富鄧元茂魏書鄧騭傳京都三明各有名晉中興傳草木萌
芽殺長沙晉長沙王父傳疑然稀言江應元晉江統傳盛德絕倫
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晉王坦之傳世說作揚州
嘉賓洛中雅雅有三嘏晉劉惔傳涼州鳴苕寇賊消晉張軌傳鳳
凰鳳凰止阿房苻堅載紀阿堅牽連三十年同戎馬悠悠
會隴頭姚興載紀皇亡皇亡敗趙昌劉曜載紀人中爽爽何子

朗梁書何思澄傳登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作祕書南學

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舊唐書賀德基傳逢儒則

肉師必覆唐書黃巢傳以時及澤為上策齊民要術此體雖半

出俗諺蓋亦體源于三百篇君子陽陽左執簧等句

法袁崧又謂之七字謠

沈耿巖太史珩生平以談經講學為務所輯十三經文

鈔不無挂漏詩不多作予見其南還古詩及樂府古

詩集略所載雖乏精警亦不落小家非特瀛臺紀恩

一首為西堂羨門所推許而已今錄數篇于左咏梨

云空懷淺芡肥誰當秋盤果何意花淡柔就此員絮

顛團雪非團沙沙中隨摘墮霜刀判若飛玉泉沈似

朶解醒伴翠觴清肺救炙輟那必待哀家風味儘亦

可淮流云淮流蕩無際大地劃若經羣峯乃襟衛勢

建高屋瓴自昔豪傑魁崩發當天廷一人威略定壯

士銜聲靈王侯皆故舊川岳氣所亭末造嘗失圖割

裂憑神肩嫋嫋謝家軍燹炭承滄溟咄嗟百萬眾掃

散如飄萍兵以弱覆強窳卻同庖丁安石雖雅量制

勝固有形不伐由仁人委國在獨聽讒盜實傾邦設

險詎外寧茫茫空復覩霾斷山河青

嘗見日觀山人文集書前朝遺事三十年前過衡陽甯

將軍五峯言太祖既定天下欲子孫遞知稼穡艱難
每早晚進膳必列豆腐示不敢奢也其後不知何代
竟以百鳥腦釀成代之計一器需鳥腦盈千不止率
以爲常太平旣久百僚中惟翰林最居清要朝廷或
赴他宴所餘膳獨翰林得向光祿寺索嘗焉一日偶
值之衆競往最後一少年僅得豆腐歸怒其褻而擲
之適有老詞林過其寓曰可持酒來大噉留其少少
而去不言其故少年竊怪知非真腐也悔之已無及
矣頃嘉定王鳳喈光祿作豆腐詩和者甚衆惜未有
引此故實者漫記之以發一笑

宋藝祖以顯德七年受周禪時恭帝方八歲至德祐元
年失國少帝僅四歲周有太后在上而宋亦有太后
在上元人詩云傾國無勞動地師秋風只待雁來時
旁人笑指降王道好似周家八歲兒載百家詩選

張元箸先生詩傳者頗寥寥嘗有扇頭書江上聞笛一
首自署年家子張某未審書與何人者其詩曰江濤
日夜堆雲屋有酒難向江岸漉忽聞笛韻橫江來金
山數峯愛青篴笛聲不似水聲幽聲慘潮生響飛瀑
月痕淡洗天爲空一曲瀟湘醒倦目亦有羈人青雀
舫穩載客愁愁千斛起舞鸚鵡江影低四顧蒼茫復

勵哭獨汲江心水一盂活火烹來滌煩燠餘情嫋嫋
笛轉清拍手長吟和孤竹歌者有意吹無心嘈然那
分竹與肉嗟嗟江上聽笛人猶抱琵琶就人宿知音
若我世所稀鄰舟逋客眠初熟此詩似已亥歲旅寓
江上時所作墨跡今藏四明范莪亭孝廉家岳氣所
聞秀印白蘭號幽谷嘉定人也適同邑李寶函家貧僑
居虎邱開館授徒以給餽粥暇輒事咏吟有嘯餘草
詩多清警不落纖佻軟媚之習咏菊云插過茱萸日
漸涼柴桑佳種又含香週圍籬落半弓地消受人間
九月霜傲性原爲高士伴殘花肯助美人妝衰年對

爾情無限細拾金英入錦囊秋柳云長條憔悴短條
殘紅粉樓頭怯影單怕摸鬢絲愁絡索懶圍腰帶病
闌珊珠鞵白馬三春夢玉露金風五夜寒誰識空闈
思婦苦橫波滿眼不能看菊云籬下寒花黃白兼千
秋知己一陶潛同余消瘦緣何事盡日西風怕捲簾
柳絮云抱質輕盈是處宜隨風飄泊下清溪日斜漁
父朦朧看庾嶺梅花略過期題畫牡丹云花花葉葉
綵毫神窈窕行雲縹渺春怪得紅顏齊俯首天風吹
下衛夫人小桃云低亞牆陰一小桃兩年已見拂雲
高也知爾亦傷心樹長得嬌枝恐不牢初夏云乳燕

飛飛纔出堂恰當芒種肯偷忙田家厚水趁明月跳
出鱸魚尺半長柳云商庚語碎柳差池攀折愁聞玉
笛詞只有九華春殿裏人間離別不曾知句如春雨
曉晴云花邊風送春儺鼓松下人攜野祭筒姑蘇懷
古云九曲春風人獨往五湖秋祭事堪哀落花云塵
埃南陌愁蜂蝶風雨西園老燕鶯黃牡丹云蜂臺有
使通金屋雞樹分陰護御裳皆可誦寶函仿濮仲謙
作雕竹器隱于市價不二老而無子今與幽谷仍歸
故鄉不復入吳矣

梅村五律課女一首寫老年襟抱一語是喜一語是悲

間入八句中其實喜中亦有悲悲中亦有喜令人纏
綿悱惻不能自已覺左家嬌女遜此情至
明金陵馬守真故居在板橋西今爲佛廬名孔雀菴宜
興史元穎過之賦詩云長板橋西路名藍俯碧流垂
楊明落照清磬散芳洲爲憶南朝事因尋北里游望
中何歷歷依約舊紅樓元穎字穎川少受業于舅氏
儲寬夫編修有秋樹軒稿詩不滿百篇風骨亭亭不
落輓近梁武帝讀書堂云筍輿出林際指點讀書堂
北府兵鋒勁南朝伯業荒江豚翻濁浪山鬼嘯幽篁
不盡登臨意前峯淡夕陽無題云永安宮裡放秋燈

猶見前朝說法僧頭白內官親指點柘黃帕蓋萬年
藤蘆溝橋云三輔晨光搖使節九衢風色偃征衣雨
花臺云空臺石甃裝金粟野店梅花薦玉盤與宗室
莽公論邊事云十年作客驚秋雁萬里新霜起暮鷗
孝陵云曾聞後主歌瓊樹猶見高皇戴籙冠秦淮秋
望云桃葉人歸秋水渡瓜皮艇翦大江潮
明蔡官治衡文楚中都不洽士論時人為詩以譏之曰
案首一枝花遺才四十八嘉魚四五等喬梓一時發
蓋楚士以領批得雋者僅江陵王泰徵一人嘉魚任
宏震及其子喬年皆實劣等赴懇蔡仍朴責之是科

黃公景昉主試任父子同榜宏震嘗以詩投黃公云
點參有道皆宗孔洵軾何緣得遇歐公亟稱之

陽羨汪宇珍

玉珩

嘗輯朱梅舫詩話大都本其師史濛

溪

承豫

之說所采近時人作為多其論律詩云律詩

必先得句一句之中意欲醒露色欲鮮華又須有情
有韻意逕露而無情如大堤諸女捲幔邀郎非不茜
袖低徊終屬憐錢故態有色而無韻如新婦廟見豔
服凝妝而舉止矜持却少倩盼宜人之致頃見近人
詩斜陽千古色芳草一春情又水連鐵甕無邊白山
到金陵不斷青人競賞之余謂空滑之調了無情寄

不可謂之詩也又一友吟卷中覓路險于登蜀棧千
人難似借荆州感喟頗真然絕無韻致又減色澤亦
不得謂之佳也此當與二三吟友對牀風雨細細辯
之所論亦時有中肯至極賞黃唐堂集唐詩摘錄五
七言凡百餘聯除却嫌脂粉汚顏色何必珍珠慰寂
寥外其餘都乏精警

查悔餘內翰晚號初白老人蓋取東坡僧臥一庵初白
頭句也既得隙地于所居之西謀築初白庵未果又
欲築于妙果山

見許冠襄東坡詩注

然訖于不成

吳喬作圍爐詩話于雙聲疊韻尤多強解如月影侵簷

冷江光逼展清謂侵簷江光爲疊韻不知月影江光
竝雙聲侵簷逼展竝疊韻也又不知懸瓠噉噉之語
而以重翻爲雙聲重切爲疊韻尤爲夢囈

昔人論詩有用巧不如用拙之語然詩有用巧而見工
亦有用拙而逾勝者同一咏楊妃事玉溪云夜半燕
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此用巧而見工也馬君
輝云養子早知能背國宮中不賜洗兒錢此用拙而
逾勝也然皆得言外不傳之妙

君輝名玉紹興人明末爲三韓令有來鵲集

馬定遠云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多與古人相應一

也博識多智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
下筆知取舍三也斯言實得學人三昧

古來文章雖不無一日之短長然口述傳聞亦多有紕
繆不足盡信者誠齋詩話載人有從秦少游許來見
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
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雕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
空又繡轂又雕鞍也勞擾某亦有此詞云燕子樓申
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按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
有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少游贈以詞云小樓連
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云此詞今見淮海集竝

非題燕子樓誠齋詩話豈得諸傳聞又譌連苑作連
遠下窺作下臨而假東坡云云大抵皆好事者之所
爲耳

淵明贈長沙公詩序曰長沙公于子爲族句祖同出大
司馬或以族祖二字連讀并子題下妄添族祖二字
致啟疑者紛紛論辯按淵明爲士行曾孫見晉書本
傳侃封長沙公卒子夏襲爵卒兄瞻子宏嗣卒子綽
之嗣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吳昌侯亦具侃本傳以
年譜攷之夏襲爵時淵明尙未生宏時靖節尙少詩
中又有在長忘同語意所贈者乃延壽耳史言侃諸

子多相仇害是其家世相傳于親親之誼殊薄故曰昭穆既遠以為路人而長沙公猶敦族好經過尋陽謁祖居故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至實宗之光當時或更加葺治故以肯構美之淵明之于廷壽實從父行末路多勗勉之詞固其所也湯文清注陶集序亦于族字句而宋刊本題下已出族祖二字蓋為人妄加久矣

少陵詩多用雙聲疊韻人皆知之又往往嵌雜于五七言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字之妙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字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于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所以

老去漸于詩律細洵非此老不能也

俗以桂花初放者滴汁浸之出以點茶清芬可愛亦有取露者如燒春酒法又有用木威子者茲見前人題咏韓致堯云蜀紙麝煤添筆潤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蓋即桂露也貢玩齋云海風船守檳榔信溪雨茶煎橄欖香此以木威子入茶也

葉子之戲相傳起于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縷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

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聯直似今之馬
弔按品外錄據鄭氏書目有南唐周后所編葉子格
一卷此戲今少傳大抵古人葉子戲亦非一格矣

海島有蟹其匡宛具一人面鰲眉鳳目隆準豐頤酷類
世畫漢前將軍漢濱之人呼爲關王蟹見李穎續南
華此亦可補蟹志之未備

同邑陳敬貞上舍詩文清綺爲厲樊榭杭蕙浦諸前輩
所知施蘭垞作浣紗圖蓋以姓白寓也敬貞題云清
溪一曲苧羅濱誰把夷光爲寫真歲歲浣紗猶未嫁
番教不及效鬪人蘭垞甚悅又有送吳樵石歸硤川

云顧况臺邊有故居騷人此日賦歸與四朝文獻詩
無敵兩硤溪山畫不如著述選幽藏副本功名投老
脫徵書西來爽氣知無限時與瑤編共卷舒樵石名
嗣廣亦硤川詩人早受知於查初白先生所著有樵
石山人集敬貞少有功名念晚歲志節慷慨年六十
自作辭壽文累數千言嘗夢宋柳仲塗持刺來謁相
與論文終夕而去周松霽聞而憂之俄疽發背而卒
蓋開亦以是病死殊可異也敬貞壯歲尤工長短句
有云見他竹影篩窗疏密密搃寫著個人兩字爲
蕙浦擊賞目爲竹影詞人云

吳興沈芝光侍御

懋華

輯復社紀事八卷可與梅村相

表裏其題紀事絕句云不是秦淮卽虎邱文章煙月

一牀收我生不作繁華夢說起葺城也淚流雄雌蜂

蝶雙投老啼笑鶯花兩下場最是東塘新樂府西風

紈扇斷人腸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其戰

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

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

汨滅報以永遊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蔭兮

竄竹林之榛榛衍平聲榛渠年切與疏意合

虞姬墓在靈壁縣有草紅色見人輒舞俗名虞美人草

西河子清端公

成龍

過虞姬墓次前人韻云陰陵古

道照殘陽策蹇荒塋弔楚亡血灑西風猿嘯月氣吞

白帝劍生霜貞魂傍逐烏騅逝烈骨長凝碧草香行

客莫知悲舞意春來疑作妬新妝破秦當日劔咸陽

及敗誰嗔困北卽玉玦無謀定天下青鋒有意謝君

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煙銷骨尙香悔比樊姬差

一諫空令怨血舞紅妝案楚莊王納樊姬之諫用孫

叔敖而霸羽以不聽范增而亡以楚證楚議論卓然

清端雖不藉詩傳然此詩自來咏虞姬者所未及也

杜牧之作李飛墓誌云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
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
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
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
母交口教授淫言蝶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
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
集國朝已來類于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
詩為序以導其志飛又名戡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
七世孫年三十一本傳作二十畫通六經定臣詩今頗罕見
未知果視元白何如也荆溪外紀載其陪侍相公叔
遊善權一絕尤為荒誕詳

子桃溪
客語

劉後村云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極天
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少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一連古今以為名句明
人云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却有自然之妙

張靈對酒歌曰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
樓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金風亭長以為絕

唱

查孝廉晚益耽聲伎之樂家蓄女伶竝一時妙選嘗自
製鳴鴻度等新樂府登場搬演視湯玉茗所云傷心

拍遍無人會自搗檀痕教小伶者未免生党姬之妒
矣厲樊榭云查家旦色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
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後村詩話汴都角伎部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部卽
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
名宣和入至掖庭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
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又載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祇是當時路不見
金錢打著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
年步輦歸夢華之感依稀可想

又曰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
後死乃無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掃
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蓑煙抱月懷中枕
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卽神仙嘗訪蟾值
其出題壁云怪訪怪怪不在茅君出來相待案今白
玉蟾有集傳世而黃詩無聞人家扶鸞者往往自言
玉蟾降壇所爲詩亦多與春伯相類鄰家有乩主壇
者自云白玉蟾道科名頗驗

梅村題買臣墓詩云小吏張湯看踞傲故交嚴助歎沈
淪按漢書買臣傳嚴助時方貴幸買臣與之同以春

藝海珠塵
秋楚詞侍中後助爲張湯按淮南獄致死買臣怨之
既而發其陰事湯自殺買臣亦被誅是助之貴幸先
于買臣而買臣之仇湯雖以其陵折大半由助而死
其待故交亦不薄矣歎沈淪之語要無所當也

吳脩齡論七子云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
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王將軍之
武庫古今惟楊升菴知是王僧辯釋迦佛成道貫串
釋典高僧爲之挂線注釋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爾
明之才子拔茅連茹止可其黨自稱耳年至四十須
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祖珽所以取誚

也吳論詩雖好詆李何然所評老大而自稱才子者
其論亦足以砭俗也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皆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于用
書慎于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闊
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
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取材新則有獨得之
奇使事切則無寡情之采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
之感至若典僻而意或晦藻密而氣爲傷一邱一壑
之勝登臨少助于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于
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夫亦所

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邪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綴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之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堪而并咎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焚樹之槩然所云後人效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綴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尤痛切學者之病噫又豈特學厲詩者爲然哉

海鹽馬墨麟觀察自云是李空同再世并于夢中常見

之其孫青上少府嘗爲予言青上王詞有蓬萊閣吏詩餘婦陳筠字翠君亦善吟咏予最賞其郎似東風儂似絮天涯辛苦相隨處之句

寄笠道人者姓盛氏名蘊貞字靜維華亭人爲練川侯納言峒曾第三子所聘未婚公父子皆殉節靜維誓不改適雜髮入空門自號寄笠道人讀書能吟咏嘗題納言春草堂詩云謝公遊眺地春草已無根夕巷牛羊下空簷鳥鵲喧可憐盱眙盡徒有簡編存淚灑西州路何人酌一樽十載重游地孤城帶落暉西園連舊迹北渚長新磯玉樹人俱盡金庭事已非何須

聞短笛獨立自沾衣身世之感不堪多讀明詩綜載
靜維詩而不甚悉此亦可補靜志居詩話所未備者
明季東吳徐氏號多才女徐媛字小淑爲范長倩先生
之室所著絡緯吟盛稱于時無何而湘蘋繼起湘蘋
名燦實小淑從孫尤工長短句間亦爲詩人以方阮
氏之有仲容然小淑詩以綺麗勝故姚園客以爲才
情不及陸卿子湘蘋則盡洗鉛華獨標清韻又多歷
患難憂愁拂鬱之思時時流露楮墨間恐卿子亦當
避之三舍惜詩稿散佚子重梓拙政園詩餘復得五
七言二首附錄于左俾世之論湘蘋者不得僅以詞

人目之西去窮荒恨東來故國愁一心懸兩地雙淚

落分流羽檄秋偏急戎車夜不休壯夫輕出塞未到

隴山頭隴頭水帝苑芳春鳳吹諧看花曾遍洛陽街行

吟緩控青絲轡擊節頻抽白玉釵共挽鹿車歸舊隱

幾浮魚艇散秋懷霜風掃盡煙霞况愁見龍城葉滿

堦秋日天前載七字口謠盛于東漢茲復從聖賢羣輔錄續得數

事云天下忠誠寶游平武天下義府陳仲舉陳蕃袁

漢書作不畏天下德宏劉仲承劉淑天下冰凌疑作朱

季陵朱寓袁山松後漢書作天下才英趙仲經趙典

袁山

松後漢書作天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天下慕恃夏子

下英靈趙仲經天下清苦羊嗣祖羊陟天下

治夏復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天下臥虎巴恭

珣金劉叔林劉儒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

祖肅巴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海內貴珍陳子鱗陳翔海內

忠烈張元節張儉海內饒諤范孟博范滂海內通士檀文

有檀敷海內才珍孔世元孔昱海內彬彬范仲真范康海內

珍好岑公孝岑晚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海內賢智王伯

義王商海內修整蕃嘉景蕃嚮海內貞良秦平王秦周海內

光光劉子相劉羽海內依怙王文祖王考海內嚴恪張孟

卓張邈海內清明度博平度尚以上竝見聖賢羣輔錄按

范史云桓帝之初擢用周福房植鄉人爲之語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各樹門徒漸

成尤隙至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

之稱詩于是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等稱而甘陵南

北部之黨禍自此始矣

楊忠愍公以劾分宜父子下詔獄嚴刑拷掠死而復蘇

于獄中作書寄海鹽鄭端簡屬以蒲都後事端簡方

爲南光祿卿有應天府吏林某攜此書至端簡跋而

藏之時虐焰方張閱十年世蕃旣誅嵩已死端簡子

叔平始出而題其後斯迹乃顯于世其所屬南都事

殆卽如年譜所謂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繕城池等
 皆平日欲爲而未得者惜端簡已沒不復能知其詳
 耳叔平跋又云丁巳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公青巾素
 服雙眸炯炯憑午門西角檻若指麾撲滅狀逾時方
 隱因憶天順丁丑承天門災于肅愍見形烈焰上感
 帝心遣其孤子而公之見形也人皆緘口結舌莫敢
 一言卽憐公者亦竊竊私歎而已 云觀此三事忠
 愍真可謂死不忘君者公就義時詩曰生前未了事
 畱與後人補殆南都後事之謂與曰平生未報恩畱
 作忠魂補殆撲火見形之謂與嗚呼何其烈也 真迹

王寅歲得之關十商二年癸丑復以還鄉氏詳涉閱
 脩禊集今附錄原善并端簡跋于左 別後一膳日
 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
 齋本至端門聞擊內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
 有連日快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專本後原
 不相見後俱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
 出相見後約四五碗肉潰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
 心亦坦然畧無懼意南都之事張贊成專望老
 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欲老先生還
 朝之意茲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左地信至得見叔
 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國附此信至得見叔
 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 湘泉本
 晁以道嘗以所著易解示謝顯道他日顯道還其書因
 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出呂紫微詩話亦見至誠
 忠愛之意 子育乘和韻賦之篇

顏氏家訓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
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往共
填河按此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吳臺宣城集
及文選皆作吳山黃門所見蓋是朓原本如此何義
門謂吳臺卽姑蘇臺予重刊宣城集特爲更正
張誠之先生長于經學所著蟲獲軒筆記中論詩之佳
者多未見其至當惟論竹垞選明詩綜喜刪改前人
句如亭林禹陵二十韻刪去中間往者三光降十六
句尤大失作者本旨并結俱落空則其言殊允
初白菴主云高郵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

一夕爲白鳥所嘬至曉見筋故名事見西陽雜俎及
江德藻聘北道記不知何時始譌爲女郎祠也初白
詩曰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
傳譌事河伯年年娶拾遺詩見敬業手稿

姪衡照誠懸覆校



